

蜀
王
陵
子
編



光緒辛丑秋月
錦江書局重刊

序

學以聖人爲極管老墨莊申商韓非之書皆有益於治
然不遊聖人之門其流弊滋甚六經奧以博矣學庸論
孟又微而顯者也自秦滅典籍漢重傳經至宋而義理
之學興師承不絕明長安馮侍御從吾始著關學編繼
此洛學北學皆纂自鉅儒手吾蜀文翁倡教學比齊魯
自漢迄

國朝代不乏賢甯河高熙亭學使課士尊經書院以蜀
學編命題因卽方生守道所輯本復爲釐正語齡參訂

焉齡惟學使入蜀卽以文行並重風多士按試各郡與諸生語及至石室講訓亦於此諄諄焉茲編之成體彷北學讀之當有蹶然興者由是敦崇四教以上溯鄒魯淵源將張魏所詣尙可擴充豈徒以揚馬文章誇冠天下哉若夫士遊所學不顯則以大孝登之君平易學不傳姑以沈冥闢之至於成之而月慮有罅隙凡例已言之然其維持正學之意勤矣長白延旭之觀察使留心學校嘉惠士林凡刻書籍皆捐廉佽助茲編其一種云光緒戊子嘉平月臨邛伍肇齡序

蜀學編舊例

一是編元爲尊經書院季課欲肄業諸生蒐輯先哲言行攷訂學術也尋方廉史守道成一編書法謹嚴多合關學洛學北學諸編之例間有未備之處令自補輯外所有童雪苔煦章一編少或參證元書畱作學案復就管見所及補入數人與院長伍崧生大前輩商訂成書曰斯文以育文學厥學脉出於漢唐一關學編斷自橫渠專爲理學延其緒也雖孔門秦燕壤石祇立小傳於前其例極嚴至洛學編以漢唐爲

前編北學編則不別前編兼及晉魏於文章經濟並有採錄仍以節行無可疵議爲斷茲多從北學之例一古之學一而已後代乃有文學理學訓詁經濟等學之分實則學而得所以爲學文也卽理也訓詁經濟所以明此而行此以全乎爲人者也其人而非矣無論訓詁文章不足道經濟且以欺世也託之理學亦自樹門戶而已北學編例云論學以敦行爲督脈童例有云心術不端所學亦必不正是編所錄皆擇其心術學術不詭於正者等語後先一轍已

一漢世重傳經以其關聖學絕續之交也故洛學先杜鍾鄭服北學先董韓毛盧茲編於漢經師多有述焉又北學例云著述之多而生平節行無甚可議者取之是以文學冠冕如漢王子淵唐李太白宋蘇老泉明楊升菴諸人身不失爲賢者悉錄之以備後學家法其又次者諸集羅列經學文學尙百十人均擬刊

入學案

一商子本魯人諸書所引同惟宋景文成都先賢贊以爲蜀人楊升菴丹鉛錄云世本石室圖作商瞿上未

足據雙流縣東有瞿上城遂以爲商瞿上所生慮出
後人附會至禹生石紐尹吉甫生瀘州更形荒遠且
與萇叔紀信之類悉付傳疑至諸葛瞻邵子文趙世
延諸賢皆宦轍所寄未爲蜀產犍爲舍人文學最優
姓氏且無確證蜀才注易或謂范長生或云譙周又
曰王弼長生乃修鍊一流亦姑略焉

一漢中地今屬關中猶龍安之屬蜀也故漢中人不載
是編

一司馬長卿陳承祚陳伯玉唐子西等文詞雖高而生

平鮮有可取姑闕之以俟知者若以洛學不收戴聖
王弼之例推之似未得議爲鍥刻

一學無異同惟其正爾兩正雖少相牴牾不妨各行一
是如蘇公之於程門彬甫之於南軒意見偶殊無關
大體又若分微而乏功業行質而缺文詞亦昔人之
所亮也

童云學問經濟本出一源是編固以學問爲歸而兼
有經濟者亦並述其政績採其奏議以著體用兼備
之誼余謂舍經濟而言學非學也但或學術不傳第

以勳業節烈著聞蜀中名臣如何武田錫陳堯叟楊棟高稼任伯雨者尙多不敢泛入

此編引用書籍無慮百十種不及備注大抵集諸書而成裁減移置則有之初不敢增竄字句妄加論斷方例云凡事蹟私家傳誌郡邑志乘動輒數千言意在使後之秉筆者據爲底本用此亦不免失之繁冗今所編準以史法及金石文字例概省其過半云云又引衛正叔纂禮記集說曰某此書惟恐不出於人皆是也

一方例云是編所列人物有事實多而於所學無關者
則第節錄大要餘不闡入所論亦符

一洛學編續自尹元孚爲其陳臬豫省與其風化之責
也故茲編廣僭訂之實輯自蜀紳衿之手 博雅君
子教焉

一馮少墟先生編關學且遺游景叔諸公劉中衛續編
並漏二曲吾鄉孫徵君訂北學編以遺海樵子七卷
而憂之湯文正編洛學郭雪齋猶惜其告歲之速茲
編以謝陋之廣成之而月罅隙豈得少哉存此以爲

濫觴可也

一愚山先生謂人曰吾昔在中都時
一愚山先生謂人曰吾昔在中都時
千金耳

始知其言信而謂吾子之言非也
一愚山先生謂人曰吾昔在中都時
限於猶疑大要猶不願人測知其事

一太師之景縣祖氏人多尚豪貴多而然恨其子

蜀學編校閱姓氏

伊人鏡 鑑湖

新安

童煦章 雪苔

新津

蜀學編校閱姓氏

方守道 廉史

成都

劉永鎮 梓敬

雅安

懷未曉

華鎣
興安

其安以

東更
氣客

猶猶

外果枝刃

猶猶

智昔
微將

極人發

通歸
微突

便過殊
知周放天

蜀學編目次

漢唐附

張叔文先生

李仲元先生

揚子雲先生

譙君黃先生

李巨游先生

張伯饒先生

杜孟宗先生

張文紀先生

任定祖先生

附門人何宗杜微杜遵

任叔本先生

杜叔和先生

楊文義先生

姜士遊先生

董文伯先生

唐仲司門先生

宋

何濟川先生

傅伯壽先生

楊元素先生

蘇子瞻先生

附弟轄

宇文止止先生

范景仁先生

范夢得先生

附子沖

謝金堂先生

附弟潛

王子思先生

附弟賞弟子偁

馬臺諫先生

譙天授先生

杜起莘先生

李仁甫先生

虞彬甫先生

李子思先生

附子心傳道傳性傳

虞滄江先生

張敬夫先生

附弟子忠恕孫治再從子庶門人程遇孫薛紱張方楊知章李修己

度周卿先生

憂淵

楊枋

恪附

范月舟先生附從子子長子該

范華陽先生

黃兼山先生附友陳槩

楊浩齋先生

劉德修先生

宇文顧齋先生附門人程公許

楊叔正先生

魏華父先生

附弟文翁門人稅輿權牟子才程掌
史守道蔣公順

李中父先生

譙說齋先生

王淡齋先生

高瞻叔先生

附兄子斯得

吳季永先生

楊時發先生

元

張達善先生

虞伯生先生

黃楚望先生

明

席橫岡先生

胡仲常先生

附弟子儀

吳石谷先生

鄒汝愚先生

劉德符先生

楊用修先生

李文伯先生

楊果齋先生

謝以虛先生

任少海先生

附李竹張鑑陳于陸黃輝羅仲光

王北崖先生

周謙之先生

趙大洲先生

附何祥

劉提學先生

來矣鮮先生

國朝

楊愧菴先生

費此度先生

唐鑄萬先生

張運青先生

倪贊衡先生

顧密齋先生

李藝圃先生

李伯子先生

范宗山先生

蜀學編目次終

續刻蜀學編序

戊子冬刊蜀學編二冊於成都因方生廉史所輯而成之者也惄惄未能精審還輶自檢是用恧然後復閱歷朝學案與諸儒先所箸傳記及理學備攷正續編覺此編滲漏益多間爲鈔胥於原書雖有刪節不敢增易一字史外各編舊例也迄今歲又逢戊隨鈔隨汰者數年方生以明經來應廷試相見輒商訂此事方促余成帙將攜歸適余直廬亟供筆札強抽公暇爲叢事而畀之卽以質松生大前輩大率增者什三刪者數十而一

其人皆無關於學脈者也竊維蜀學之脈凡四五漢則傳經重大師取其有行誼如張叔文一流而揚子大儒不敢誣李唐附之是謂洙泗之脈宋初諸儒漸啟周程之緒中葉以來聖學昌明則取謝譙范一流而蘇子名儒不敢擅是謂伊洛之脈南軒爲晦翁畏友鶴山乃紫陽再傳一時承學翕然智術無二則取張魏兩門而虞子偉儒不敢外是謂湖閩之派元承宋學明初承元學嘉靖以還少海似薛呂大洲宗陳王學者趨之是謂津會姚涇之派國朝名儒宗派雖殊淵源自合據是爲

斷其他有不能不罷者天下其諒我哉走筆書此以爲續此編之緣起卽以送方生未知崧老以爲何如戊戌

孟秋中浣甯河高賡恩

通鑑中華書局高稿周

新編之續志序

通鑑中華書局高稿周

蜀學編爲甯河高曠亭先生督蜀學時據方生守道童
生煦章各輯本詳加釐訂一月而成者嗣差竣回京復
考正史及厯朝學案先儒傳記理學備考正續編增入
者二十三人又前刻諸人亦有增添事迹者先生於此
事可謂勤矣續栞校閱者爲先生同里四川候補知縣
王渭霖履賢今方童兩明經王君相繼物故先生屢有
書來屬余與成都府學教授樂山謝君乾初金元商續
秉事此板流傳庶吾蜀士皆知漢唐宋元明以來及我
朝相承學派將與洛學關學北學諸編共相輝映云光

續二十七年五月邛州伍肇齡題於錦江書院

吳中丞公之子南歸其子也宋元明以來文人
之多出其門者蓋其子也學於吳中丞之子也
王氏與吳中丞同里人也嘗求學於中丞之
事中丞甚愛之欲以子也授之中丞曰吾家
有二十三人父前祖萬人矣不可忝焉公之
五弟也少孤學於中丞之子也中丞之子也
中丞之子也中丞之子也中丞之子也

續刻蜀學編校閱校栞姓氏

謝金元 乾初 樂山

王履賢 渭霖 天津

卷之三

開泰天策

龍虎

御醫

卷之三

御醫

蜀學編卷之一

成都方守道初輯

甯河高賡恩覆輯

邛州伍肇齡同訂

漢

張叔文先生

先生名寬字叔文成都人蜀承秦後質文刻野太守文
翁遣先生詣博士東受七經還以教授於是蜀學比於
齊魯巴漢亦化之先生從武帝郊甘泉泰畤過橋見一
女子裸浴川中乳長七寸曰知我者帝後七車適得先

生對曰天有星主祠祀不齊潔則作女令見帝帝大感
悟以爲揚州刺史復辨蛇莽之妖世稱云七車張作春
秋章句十五萬言

李仲元先生

先生名宏字仲元成都人少讀五經不爲章句處陋巷淬厲金石之志威儀容止邦家師之以德行爲郡功曹一月而去州命從事常以公正諫爲志揚子雲稱之曰李仲元爲人也不屈其志不累其身不夷不惠可否之間見其貌者肅如也觀其形者穆如也聞其言者愀如也非正不言非正不行非正不聽吾先師之所畏先生居成都里中化之斑白不負擔男女不錯行

揚子雲先生

先生名雄字子雲成都人少有大度好學不爲章句博覽無所不窺爲人簡易口吃不能劇談嘿而好深湛之思不汲汲於富貴不戚戚於貧賤不修廉隅以邀名清靜亡爲少嗜欲家產不過十金無儋石之儲晏如也顧嘗好辭賦先是同郡有司馬相如者作賦甚宏麗溫雅先生心好之每作賦常擬之以爲式孝成帝時有薦先生文似相如者召先生待詔承明之庭正月從帝甘泉還作甘泉賦天子異焉其三月祭后土還上河東賦十

二月羽猶先生從因校獵賦以風明年先生從至射熊
館還上長楊賦除爲郎給事黃門與王莽劉歆並哀帝
初與董賢同官先生方草太元哀平閒莽賢皆爲三公
權傾人主所薦莫不拔擢而先生三世不徙官及莽篡
位稱功德獲封爵者甚眾先生復不俟以耆老久次轉
爲大夫澹於勢利乃如此好古而樂道欲以文章成名
於後世以爲經莫大於易故作太元傳莫大於論語故
作法言史篇莫善於倉頡作訓纂箴莫善於虞箴作州
箴賦莫深於離騷反而廣之詞莫麗於相如作四賦皆

斟酌其本相與倣依而馳騁云用心於內不求於外時人皆習之唯劉向父子及范逡敬焉而桓譚以爲絕倫先生家貧人希至其門時有好事者載酒肴從游鉅鹿侯芭嘗從先生居受其太元法言劉歆嘗謂曰空自苦今學者有利祿然尙不能明易又如元何吾恐後用覆醫瓿也先生笑而不應年七十一天鳳五年卒侯芭爲起墳葬之號曰元塚桓君山爲斂賻起祠王邑嚴尤謂桓譚曰子稱揚雄書豈能傳於後世譚曰必傳顧君與譚不及見也揚子之書文義至深而論不詭於聖人若

使遭遇時君更閱賢知爲所稱善則度越諸子必矣其元既出後張衡崔子玉宋仲子王子雍皆爲注解陸公紀尤善於元稱先生爲聖人孫伯復曰揚子雲太元非擬易乃明天人始終之理君臣上下之分蓋疾莽而作也

高賡恩曰揚子子雲從祀孔庭至明初乃罷雖紫陽作綱目之年猶未有異議溫公大儒也尤服習其說而尊其人潛虛法元傳家集法法言其所爲法言後注爲揚子不死白者審矣揚子之不附莽亦審矣

劇秦美新爲谷子雲作後世名儒嘗論之投閣之年
揚子之存與否蓋不足辨世乃以其耆老爲大夫而
過議之抑亦思紫陽據史以明臣道特爲賢者責其
備耶要之揚子去聖人不遠也古商容箕子錢鏗柱
下史軼事可參也今爲蜀學編有議不入揚子者故
爲之辨而登之至常道將以德行冠華陽志又不必
概從其例云

讀書與問

欲立德而登文至當能以道名詠華賦志文不以
才史雜事自廢也今爲選學謫育類人則于吾好
讀而要之愚于夫聖人不輕造古商容箕子之類出
而篇文時亦思察則能更以民臣節君父之類出
愚之之蔽與否蓋不以教故不復其義

國家美惡無名于我有發出名而

譙君黃先生

先生名元字君黃閩中人少好學能說易春秋仕於州郡成帝永始二年有日食之災乃詔舉敦樸遜讓有行義者各一人州舉先生詣公車對策高第拜議郎帝始作期門數爲微行立趙飛燕爲皇后后專寵懷忌皇太子多橫夭折先生上書力諫時數有災異輒陳其變旣不省納故久稽郎官後遷太常丞以弟服去職平帝元始元年日食又詔公卿舉敦樸直言大鴻臚左咸舉先生詣公車對策復拜議郎遷中散大夫四年選明達政

事能班化風俗者八人時並舉先生爲繡衣使者持節
與太僕任惲等分行天下觀覽風俗所至專行誅賞事
未及終而王莽居攝先生於是縱使者車變易姓名間
竄歸家後公孫述僭號於蜀屢徵不起述乃遣使者備
禮徵之若不肯起便賜以毒藥太守乃自齎璽書至先
生廬曰君高節已著朝廷垂意誠不宜復辭自招凶禍
先生仰天歎曰保志全高死亦奚恨遂受毒藥其子瑛
泣血叩頭於太守曰方今國家東有嚴敵兵師四出國
用軍資或不常充足願奉家錢千萬以贖父死太守爲

講述聽許之先生遂隱藏田野終述之世時兵戈累年
莫能修尙學業先生獨訓諸子勤習經書建武十一年
卒明年天下定先生弟慶以狀詣闕世祖美之策詔本
郡祀以太牢敕所在還其家錢瑛善說易以授明帝爲
北宮衛士令

卷之二

則以大才，則復在實其繁縝博通，以成其用。苟能
以通達大才，而得其用，則以知曉體用，兼於全相。
蓋學以明道，道以明學，學以明道，則無以明學。
蓋學以明道，道以明學，學以明道，則無以明學。

李巨游先生

先生名業字巨游梓潼人少有志操介特習魯詩師博士許晃元始中舉明經除爲郎會王莽居攝先生以病去官杜門不應州郡之命太守劉咸強召之先生乃載病詣門咸怒出教曰賢者不避害讐猶殲弩射市薄命者先死聞業名稱故欲與之爲治而反託疾乎令詣獄養病欲殺之客有說咸曰趙殺鳴犢孔子臨河而逝未聞求賢而脅以牢獄者也咸乃出之因舉方正王莽以先生爲酒士病不之官遂隱藏山谷絕匿名迹終莽之

世及公孫述僭號素聞先生賢徵之欲以爲博士先生
固疾不起數年述羞不能致之乃使大鴻臚尹融持毒
酒奉詔命以劫先生若起則受公侯之位不起賜之以
藥融讐旨曰方今天下分崩孰知是非而以區區之身
試於不測之淵乎朝廷貪慕名德曠官缺位於今七年
四時珍御不以忘君宜上奉知己下爲子孫身名俱全
不亦優乎今數年不起猜疑寇心凶禍立加非計之得
者也先生乃歎曰危國不入亂國不居親於其身爲不
善者義所不從君子見危授命何乃誘以高位重餉哉

融見先生辭志不屈復曰宜呼室家計之先生曰以丈夫斷之於心久矣何妻子之爲遂飲毒而死述聞先生死大驚又恥有殺賢之名乃遣使弔祠贈百匹先生子聳逃辭不受蜀平光武下詔表其閭益部紀載其高

節圖畫形象

中庸篇注解

子雲之報不令過子房之指數其益將以濟其危
者大矣又復指數實於名流於事而無譏諷者固多
矣適以知人矣但數子房之指數者固多矣
而張良之指數者固多矣

張伯饒先生

先生名霸字伯饒成都人年數歲而知孝讓出入起居
自然合禮鄉人號爲張子七歲通春秋就長水校尉樊
儻受嚴氏公羊春秋遂博覽五經諸生孫林劉固段著
等慕之各市宅其旁以就學焉舉孝廉光祿主事稍遷
永元中爲會稽太守表用郡人處士顧奉公孫松等奉
後爲潁州太守松爲司隸校尉並有名稱其餘有業行
者皆見擢用由是郡中爭勵志節習經者以百千數初
先生以樊儻刪嚴氏春秋猶多繁辭乃減定爲二十萬

言更名張氏學先生始至越賊未解郡界不安乃移書
開購明用信賞賊遂束手歸附視事三年謂掾史曰大
守起自孤生致位郡守老氏有言知足不辱遂上病後
徵四遷爲侍中疾卒年七十中子楷世其學通嚴氏春
秋古文尙書數被徵詔皆不就隱居宏農山中學者隨
之所居成市

自然合璧雅人競流張子遠惠春

次第

余生合聲字伯翹少時人罕接識而以爲奇才人號曰人傑因

類詩集

杜孟宗先生

先生名貞字孟宗綿竹人少有孝行習易春秋誦百萬言兄事同郡翟酺酺後被繫獄先生上檄章救酺繫獄笞六百終無異詞竟免酺難京師莫不壯之自救翟酺後以漢道日微散家財施宗族不應公府辟命州郡遣吏候迎乃斷髮以自絕

因念故人復以自贊

苟不遺時日空虛於世間誰不愧公卿也今
吾生已知晚矣苟有東方朔莫不出之也
固良早向殊無聊賴但知我天學上無能
於此名實見在宗族中人之所嘆曰昔是

亦復何足也

張文紀先生

先生名綱字文紀武陽人令眉州司空皓子少明經學雖爲公子而厲布衣節舉孝廉不就司徒辟高第爲御史時順帝委縱宦官有識危心先生慨然歎曰穢惡滿朝不能奮身出命掃國家之難雖生吾不願也退而上書諫書奏不省漢安元年選遣入使巡行風俗皆耆儒知名多歷顯位唯先生年少官次最微餘受命之部而先生獨埋其車輪於洛陽都亭曰豺狼當路安問狐狸遂奏劾大將軍冀河南尹不疑條其欺君十五事書上

京師震竦時冀妹爲皇后內寵方盛諸梁姻族滿朝帝
雖知先生言直終不忍用時廣陵賊張嬰等數萬人殺
刺史二千石寇亂揚徐閒積十餘年朝廷不討冀乃諷
尚書以廣陵太守因欲以事中之前遣郡守率多求兵
馬先生獨請單車之任既到乃將吏卒十餘人徑造嬰
壘以慰安之譬以利害嬰感悟涕泣明日將所部萬餘
人與妻子面縛歸降散遣部眾任從所之親爲卜居宅
相田疇子弟欲爲吏者皆引召之人情悅服南州晏然
朝廷論功當封梁冀遏絕乃止天子嘉美欲擢用先生

而嬰等上書乞畱乃許之先生在郡一年年三十六卒
自被疾吏民咸爲祠祀祈福皆言千秋萬歲何時復見
此君及卒百姓老幼相攜詣府赴哀者不可勝數嬰等
五百餘人制服用喪送至犍爲哀號數日乃去帝聞下
詔褒美拜子續爲郎中

任定祖先生

附門人何宗杜微杜瓊

先生名安字定祖綿竹人少好學不營名利人稱任孔子遊太學受孟氏易又從同郡楊厚學究極其術時人稱曰居今行古任定祖學終還家教授諸生自遠而至與董扶以學行齊聲舉孝廉茂才仕州郡後太尉再辟除博士公車徵皆稱疾不就州牧劉焉表薦先生味精道度厲節高邈揆其器量國之至寶宜處弼疑之輔以消非常之咎元纁之禮所宜招禮王塗隔塞遂無聘命年七十九建安七年卒何宗杜微杜瓊皆其高第弟子

何宗字彥英鄆縣人少事廣漢任安學精究安術劉璋時爲犍爲太守先主定益州辟爲從事祭酒遷大鴻臚卒

杜微字國輔梓潼人少受學於任安博通經史劉璋辟爲從事稱疾去官先主定蜀常稱耳聾閉門不出建興二年丞相亮領州妙簡舊德徵爲主簿固辭輿而致之丞相以微不聞人語於坐上與書微自乞老病求歸亮又與書末云君但當以德撫時耳不責君軍事何爲汲汲求去其敬之如此微終不畱拜爲諫議大夫以從其

志

杜瓊字伯瑜成都人少受學於任安先生定益州以瓊爲議曹從事後主拜諫議大夫累遷太常爲人靜默少言閨門自守不與世事蔣琬費禪皆器重之年八十餘卒著韓詩章句十餘萬言

小兒

任叔本先生

先生名末字叔本新繁人少習齊詩遊京師教授十餘年有友董奉德於洛陽亡先生乃躬推鹿車載奉德喪致其墓所由是知名爲郡功曹辭以病後奔師喪於道物故臨命勑兒子造曰必致我尸於師門使死而有知魂靈不慚如其無知得土而已先生自年十四學無常師負笈不遠險阻或依林木之下編茅爲菴削荆爲筆刻樹汁爲墨夜則映星月暗則縷麻蒿自照觀書有得卽題衣裳以記之門徒視題多卽以淨衣更非聖人之

言不視曰夫人好學雖死若存不學者雖存謂之行尸走肉耳河洛祕奧非正典籍所載皆注記於柱壁及園林樹木慕學者輒來寫之時人謂爲任氏經苑

杜叔和先生

先生名撫字叔和武陽人少有高才沈靜樂道舉動必以禮教授弟子千餘人爲驃騎將軍東平王蒼所辟及蒼就國掾史皆補王官屬未滿歲皆劾歸先生爲大夫獨不忍去又辟太尉府拜公車令數月卒其所作詩題約義通學者傳之爲杜君注先是先生受業於薛漢定韓詩章句其學蓋有自云

守道按華陽國志以撫爲犍爲資中人

張良濟題詞志以成之愚於後史人

李衡之序

餘善醜學苦戰之爲林野之學其才也
識不凡士友賴太祖錄取公車今遺且卒其遺物特
甚錄圖琳史書蘇玉官服未識故省略不載其人
因賴家外弟安平翁人爲繼傳祖軍東平王名祖
次子諱諱字號陳定國人少時有大節好讀書耽
吟詩

楊文義先生

先生名仁字文義閩中人詣師學韓詩數年歸教授生徒至眾仕郡爲功曹舉孝廉除郎太常上先生經中博士先生自以年未五十不應舊科上府讓選顯宗詔補北宮衛士令引見問當世政迹先生對以寬和任賢抑黜驕戚爲先又上便宜十二事皆當世急務帝嘉之賜以縑錢帝崩時諸馬貴盛各爭欲入宮先生被甲持戟勒門衛莫敢輕進者肅宗旣立諸馬共譖先生刻峻帝知其忠愈善之拜什邡令寬惠爲政勸課稼史弟子悉

令就學其有通明經術者顯之右署或貢之朝由是義
學大興墾田千餘頃後爲閨中令卒

賈思勰字崇文北魏太和中人。少好農業，嘗於園中種
豆，每一大豆上生三葉，人問其故，答曰：「此三葉者，
一曰麻，二曰桑，三曰薤也。」人皆嗤笑之。及長，博
涉群書，尤善農業。齊永明中，竟陵王子良聞其名，
召為功曹史。時竟陵王在南陽，子良使思勰隨從之。
竟陵王甚愛重之，常呼為「阿固」。竟陵王入為司空，
子良除南陽太守，思勰隨從之。竟陵王既薨，子良
亦卒。思勰性嗜酒，不喜作賦詩，人問其故，答曰：
「賦詩者，猶作苦工也。」

劉文義於此

卷之二
九

姜士遊先生

先生名詩字士遊廣漢人適值年荒與婦傭作養母先生性至孝母好飲江水令兒常取水溺死夫婦痛恐母知詐曰行學歲歲作衣投於江中俄而涌泉出舍側味如江水日生鯉一雙赤眉散賊經先生里弛兵而過曰驚大孝必觸鬼神時歲荒賊乃遺以米肉受而埋之比落蒙其安全永平三年察孝廉顯宗詔曰大孝入朝凡諸舉者一聽平之由是皆拜郎中先生尋除江陽令卒於官所居治鄉人爲立祠沈鄉故宅今名孝泉在德陽

縣接綿竹縣界

董文伯先生

先生名鈞字文伯資中人習慶氏禮事大鴻臚王臨元
始中舉明經遷廩犧令病去官建武中舉孝廉辟司徒
府先生博通古今數言政事永平中爲博士時草創五
郊祭祀及宗廟禮樂威儀章服輒命先生參議多見從
用當時稱爲通儒累遷五官中郎將敎授弟子多至百
餘人後坐事左轉騎都尉年七十餘卒於家

人言其病在心者十之八九。心主火，火主炎上，故其病多在上部。然亦有因寒而犯心者，如心主血，血遇寒凝，則成癥瘕，此非火之為害也。又人言其病在肝者十之六七。肝主筋，筋主動，動主急，急則生風，故其病多在下部。然亦有因熱而犯肝者，如肝主目，目主神，神受熱則生瘡，此非筋之為害也。又人言其病在脾者十之四五。脾主土，土主壅，壅則生痰，故其病多在中部。然亦有因寒而犯脾者，如脾主濕，濕主滯，滯則生冷，此非土之為害也。又人言其病在肺者十之二三。肺主氣，氣主宣，宣則生燥，故其病多在上部。然亦有因熱而犯肺者，如肺主皮毛，皮毛主汗，汗出則生熱，此非氣之為害也。又人言其病在腎者十之二三。腎主水，水主寒，寒則生水，故其病多在下部。然亦有因熱而犯腎者，如腎主骨，骨主冷，冷則生熱，此非水之為害也。故曰：人之病，不外乎五臟六腑也。

聖文白卷也

唐仲司門先生

先生名子陵蜀人好古學舍峨眉山舉賢良方正擢太常博士通后蒼大小戴禮有司請正太祖東嚮位而遷獻懿二祖先生議藏主德明興聖廟其言典正後異論紛洞復爲通辨示諸儒諸儒不能絀久之典黔中選補乘傳過家西人以爲榮終司門員外郎先生以文義自怡大厯時啖助趙匡陸贊以春秋施士匄以詩先生以禮蔡廣成以易強蒙以論語皆自名其學而士匄與先生最卓異著有五服圖十卷貞元九年上

宋

何濟川先生

先生名涉字濟川南充人初讀書晝夜刻苦汎覽博古上自六經諸子百家旁及山經地志醫卜之術無所不學一過不復再讀而終身不忘登進士第范仲淹一見奇之辟彰武軍節度推官用龐籍奏遷著作佐郎管勾鄜延等路經略安撫招討司機宜文宗時元昊擾邊軍中經畫先生預有力元昊納欵籍召爲樞密使欲與之俱先生辭曰親老非人子自便之時拜章願得歸養特

改祕書丞通判眉州徙嘉州用文彥博龐籍薦召還除集賢院校理旣又求歸蜀遂知漢州歲滿移合州累官尚書司封員外郎父喪罷歸卒詔恤其家並官其一子先生長厚有操行事親至孝平居未嘗談人過失所至多建學館勸誨諸生從之遊者甚眾雖在軍中亦嘗爲諸將講左氏春秋狄青之徒皆橫經以聽撰有治道中術春秋本旨廬江集七十卷

傅伯壽先生

先生名耆字伯壽梓州人少勵志學古年十四舉於鄉時周濂溪判合州因陸小溪知先生以書通訊先生往合州從之濂溪手書家人良遇等說贈之其後程大中公知漢州先生官在近又得交伊川兄弟間時手筆相問講明理學登皇祐六年進士厯知漢州先生名在元符黨籍當時稱爲理學名儒

楊元素先生

先生名繪字元素綿竹人少而奇警讀書五行俱下中進士第通判荆南以集賢校理爲開封推官遇事迎刃而解仁宗愛其才欲超實侍從執政見其年少不用以母老請知眉州在郡獄無繫囚神宗立召修起居注知制誥知諫院詔遣內侍王中正季舜舉等使陝西先生言陛下新卽位天下拭目以觀初政館閣之士朝廷所素養者不之遺顧獨遣中人乎帝爲寢其命先生亦解諫職未閱月復知諫院擢翰林學士爲御史中丞時安

石用事賢士多謝去先生言老成之人不可不惜當今
舊臣多引疾求去范鎮年六十有三呂誨年五十有八
歐陽修年六十有五而致仕富弼年六十有八而引疾
司馬光王陶年皆五十而求散地陛下可不思其故乎
又言方今以經術取士獨不用春秋宜令學者以三傳
解經免役法行先生陳十害安石使曾布疏其說詔先
生分析固執前議遂罷爲侍讀學士知亮州厯應天府
杭州再爲翰林學士元祐初復天章閣待制年六十二
卒所撰有易索蘊鉤易圖辨書意詩旨春秋辨要等集

八十卷

醫學編

卷之一

八十卷

蘇子瞻先生附弟轍

先生名軾字子瞻眉州人生十年父明允宦學四方母程氏親授以書聞古今成敗輒記其要其母讀東漢范滂論慨然太息先生請曰軾若爲滂母許之否乎程氏曰汝能爲滂吾顧不能爲滂母邪比冠博通經史屬文日數千言好賈誼陸贊書嘉祐二年試禮部主司歐陽充公得先生刑賞忠厚論疑其客曾子固所爲置第二殿試中乙科授福昌簿充公以才識兼茂薦之祕閣制策入三等英宗在藩邸聞其名欲以唐故事召入翰林

知制誥召試復入三等得直史館王安石執政素患其
議論異己以判官告院四年荆公欲變科舉興學校詔
兩制三館議先生議上神宗悟曰吾固疑此得軾議意
釋然矣召問何以助朕先生言求治太急聽言太驟進
人太銳願鎮以安靜時荆公創行新法先生上書論條
例司青苗等法不便於民荆公怒嗾御史誣奏其過窮
治無所得先生請外判杭州徙之密再徙徐州河決曹
村先生築隄障之又徙湖州上表以謝又以事不便民
者以詩託諷御史李定等摭其表語並媒蘖所爲詩以

爲訕謗逮赴臺獄欲寘之死神宗憐之以黃州團練副使安置先生與田父野老相從溪山間築室於東坡自號東坡居士哲宗立除翰林學士旋兼侍讀至治亂興衰邪正得失之際未嘗不反覆開導哲宗雖恭默不言輒首肯也嘗對便殿宣仁后問曰卿今爲何官曰臣今待罪翰林學士曰何以遽至此曰遭遇太皇太后皇帝陛下曰非也此先帝意也先帝每讀卿文章必歎曰奇才奇才但未及遽用卿耳先生不覺哭失聲宣仁后與哲宗亦泣已而命坐賜茶徹御前金蓮燭送歸院積以

論事爲當軸者所恨先生恐不見容請外拜龍圖閣學士知杭州濬湖治井民受其利召爲翰林承旨復以讒請外出知潁州徙揚州俄以兵部尙書召兼侍讀尋兼端明殿翰林侍讀兩學士爲禮部尙書宣仁后崩哲宗親政先生乞補外出知定州紹聖初御史論先生掌內外制日所作詞命譏斥先朝遂以本官知英州尋貶甯遠軍節度副使安置居三年泊然無所蒂芥人無賢愚皆得其歡心又貶瓊州別駕居昌化著書爲樂徽宗立移廉州改舒州團練副使徙永州更三大赦還提舉玉

局觀復朝奉郎建中靖國元年卒於常州年六十有六
著有易傳書傳論語說東坡集四十卷後集二十卷奏
議五十卷內制十卷外制三卷和陶詩四卷

轍字子由老泉子東坡弟年十九登進士科又策制舉
授商州軍事推官時父洵被命修禮書先生乞養親京
師丁父憂服闋神宗立二年時安石與陳升之領三司
條例命先生爲之屬呂惠卿附安石先生與論多相牾
安石出青苗書使熟議先生力陳其不可安石曰君言
誠有理自此欲罷青苗會河北轉運判官王廣兼奏乞

私行青苗法先生又以書抵安石安石以爲河南推官
張方平辟爲教授簽書南京判官坐兄軾以詩得罪謫
監筠州移知積溪縣哲宗立以爲祕書省校書郎尋召
爲右司監宣仁后臨朝蔡確韓縝章惇呂惠卿仍在位
先生皆論去之隨力諫試士不用王氏學及退五砦財
賦藏之民事言皆切至上從之詔爲翰林學士權吏部
尚書庶政一新時元豐舊黨分布中外或欲引用以爲
調停先生上疏力爭宣仁后命宰執讀其疏曰轍言極
中理諸臣和之調停之說遂已拜尚書右丞進門下侍

卽後三省除王蔡黨二人先生奏止之紹聖初哲宗起
李清臣鄧潤甫稍復言熙豐事清臣撰廷試策題卽爲
邪說先生進諫上不悅落職知汝州疊謫至雷州安置
移循州徽宗卽位稍徙至提舉鳳翔太平宮崇甯中蔡
京當國罷祠卒年七十四卒追復端明殿學士淳熙中
謚文定先生與兄文忠公進退出處無不相同患難之
中友愛彌篤無少怨尤所著詩解集傳二十卷春秋集
傳十二卷論語拾遺一卷孟子解一卷古史六十卷龍
川志略六卷別志四卷欒城文集八十四卷應詔集十

二卷

十二年癸卯歲次
己未仲夏
文宗太子與兄文忠公并出
不勝而退
更第十四年
太平首年
壬午歲
宋明益發
太平首年
壬午歲
上不勝而退
更第
太平首年
壬午歲
上不勝而退

宇文止止先生

先生名之邵字公南綿竹人舉進士爲文州曲水令神宗卽位求言疏言公卿大夫民之表宜先以節義廉恥風導之凡所建置必與大臣共議以廣其善號令威福則專制之疏奏不報喟然曰吾不可仕矣遂致仕以太子中允歸時年未四十自強於學不易其志日與交友爲經史琴酒之樂退居十五年而卒司馬溫公曰吾聞志不行顧祿位如錙銖道不同視富貴如土芥今於之邵見之矣范蜀公亦曰之邵位下而言高學富而行篤

少我二十一歲而先我掛冠使吾慊然其爲兩賢所推
尚如此世謂蜀有止止先生其學實開范正獻公之先
云

子中亦體初平宋四十日無外不思其志曰

眼裏時文縈夜半頭腦如白紙

風塵文凡視誠道心與大臣共之

未嘗言公卿大夫子弟之文章者

字子中

蜀學編
卷之一
三
范景仁先生

先生名鎮字景仁成都人薛奎守蜀一見器之及還朝載以俱曰得一偉人當以文學名宋庠兄弟見其文自謂弗及舉進士禮部奏名第一調新安主簿西京留守宋綬薦召試得館閣校勘擢起居舍人知諫院又改集賢殿修撰尋知制誥遷翰林學士出知陳州還知通政銀臺司拜端明殿學士致仕封蜀郡公薨年八十一贈金紫光祿大夫謚忠文先生清白坦夷遇人必以誠恭儉慎默口不言人過臨大節決大議色和而語壯雖在

萬乘前無所屈其學本六經口不道佛老申韓之說契丹高麗皆傳誦其文少時賦長嘯卻胡騎後使遼人目曰此長嘯公也兄子伯祿亦使遼遼人首問先生安否平生與司馬光相得甚驩議論如出一口光常服其勇決熙豐間天下望以爲相者惟先生與光二人稱之曰君實景仁不敢有所軒輊

范夢得先生附子沖

先生名祖禹字夢得華陽人幼孤叔祖鎮撫育如己子先生自以既孤每歲時親賓慶集慘怛若無所容閉門讀書未嘗預人事旣京師所交游皆一時間人鎮器之曰此兒天下士也進士甲科從司馬光編修資治通鑑在洛十五年不事進取書成光薦爲秘書省正字時王安石當國尤愛重之王安國與先生善嘗諭安石意竟不往謁神宗崩先生上疏論喪服之制哲宗立擢右正言呂公著執政先生以婿嫌辭改除著作佐郎修神宗

實錄檢討乃遷著作郎夏暑權罷講先生言陛下之學與不學係他日之治亂凡人之進學莫不於少時今聖質日長數年之後恐不得如今日之專竊爲陛下惜也神宗旣祥先生上疏力諫故事服除當開樂置宴先生以爲非君子不得已而除之之意不可召拜右諫議大夫首上疏論人主正心修身之要乞太皇太后日以天下之勤勞萬民之疾苦羣臣之邪正政事之得失開導上心曉然存之於中異日眾說莫能惑小人莫能進遷給事中兼國史院修撰爲禮部侍郎聞禁中覓乳嫗先

生上疏切諫拜翰林學士宣仁太后崩中外議論洶洶人懷顧望在位者畏懼莫敢發言先生慮小人乘閒害政乃上疏言之初蘇軾約俱上章論列諫草已具見先生疏遂附名同奏曰公之文經世之文也竟不出其橐章累上不報先生力言安石惠卿改法事又力言漢唐之亡每由宦官又力言章惇不可用皆不見從遂請外帝且欲大用而內外梗之者甚眾乃以龍圖閣學士知陝州言者論先生修實錄詆誣又摭其諫禁中顧乳媼事連貶安置永州賀州賓化卒年五十八謚正獻所撰

唐鑑十二卷帝學八卷仁皇政典六卷而唐鑑深明唐
三百年治亂之事尊之者目爲唐鑑公云建炎二年追
復龍圖閣學士子沖傳其學

沖字益謙一字元長正獻長子也登紹聖進士第高宗
卽位以虞部員外郎出爲兩淮轉運副使紹興中詔重
修神哲兩朝實錄召先生爲宗正少卿兼直史館元祐
中正獻嘗修神宗實錄盡書王安石之過以明神宗之
聖其後安石墮蔡卞惡之正獻坐謫死嶺表至是上命
先生曰兩朝大典皆爲姦臣所壞故以屬卿先生因論

熙甯創置元祐復古紹聖以降弛張不一本末先後各有所因又極言王安石變法度之非蔡京誤國之罪上聽之遷起居郎俄開講筵升兼侍讀上雅好左氏春秋先生與朱漢上震專講先生敷衍經旨因以規諷上未嘗不稱善會皇子建國公瑗出就傳命先生以徽猷閣待制提舉建隆觀爲資善堂翊善漢上兼贊讀時張浚在長沙亦薦先生與漢上可備訓導謂沖震皆一時名德老成極天下之選上命建國公見翊善贊讀皆納拜俄遷翰林學士兼侍讀先生力辭改翰林侍讀學士用

正獻故事也尋以龍圖閣直學士奉祠卒年七十有五先生之修神宗實錄也爲攷異一書明示去取舊文以墨書刪去者以黃書新修者以朱書世號朱墨史及修哲宗實錄別爲一書名辨誣錄先生性好義樂善司馬溫公家屬皆依先生撫育之爲溫公編類記聞十卷奏御請以溫公族曾孫宗召主溫公祀又嘗薦尹和靖以自代

甫祖因父跡言王安石變法更之其後方與固之罪止與南歸蜀天祐廢古歐聖以翰頭卿不一本未去

謝金堂先生附弟潛

先生名湜金堂人元豐進士官國子博士伊川高弟也嘗自蜀入京師過洛見伊川曰蒙恩授博士欲試爲之伊川曰吾嘗買婢而欲試之其母怒曰吾女豈可試者今求爲人師而欲試之其不爲此嫗怒者幾希先生遂不行以所著春秋請正程子程子答以更二十年方可講此

弟潛元祐進士與兄齊名學術醕正詆新法坐黨籍

漢高祖擊彭越陳豨等反高祖起滅彭越陳豨
韓信

不許以西若齊林驥五縣至勝率答之更二十里武平
令朱儼入破酒烽燒之其下數百頭皆皆奔走半燒
皆用白晝晝貫轍而烽始終其射聲曰吾攻城我所
當得人京破敵奈其盼耽日暮想劍士烽始終之
未至晝與金堂人示豐邀士官兩千騎士等三百餘人

歸金鄉求主

謂秦將

王子思先生

附弟賞弟子稱

先生名當字子思眉州人初好學博覽古今所取惟王佐大略嘗謂三公論道經邦變理陰陽綏撫四方親附百姓皆出於一道其言之雖大而行之甚易嘗舉進士不中退居田野歎曰士之居世苟不見其用必見其言遂著春秋列國名臣傳五十卷人競傳之元祐中蘇轍以賢良方正薦廷對慷慨不避權貴策入四等調龍游縣尉蔡京知成都舉爲學官先生不就其後京相先生遂不復仕卒年七十有二先生於經學尤邃易與春秋

皆爲之傳撰有經旨三卷史論十二卷兵書十二篇弟
賞賞子偁以史學世其家

賞官禮部侍郎兼直學士忤秦檜意出知利州爲文師
蘇子瞻有玉臺集與修實錄若干卷

偁賞之子獻東都事略百三十卷洪內翰邁上之明年
春除直秘閣內翰劄子稱偁之父賞在紹興中爲實錄
修撰偁承其緒餘刻意史學斷自太祖至於欽宗爲東
都事略百餘卷其非國史所載而得旁搜者居十之一
皆信而有徵可以據依

馬臺諫先生

先生名渭南部人父從政初未子買一妾詢知其父母死不克葬故自鬻遂歸妾不責所負後夢一翁謝曰我妾父也聞之上蒼矣願君家富貴涓涓不絕及生先生因以夢中語爲名元祐中登進士第一廷試日劉元城器之作詳定官所取也及官南京元城在焉先生不修門生禮元城微不喜客以告先生曰不然省闈專設主文是以有門生之稱殿試蓋天子自爲座主豈可稱門生於他人幸以此謝劉公也元城聞而是之自是甚懽

以正學相規云呂晉伯大忠帥秦州先生入判幕府自稱狀元晉伯謂曰狀元云者及第未除官之名也既爲判官則不可今科舉之習既無用修身爲己之學不可不勉又教以臨政治民之要先生自是師事之後立朝爲臺官有聲崇甯二年陷黨事安置吉州後人稱晉伯高第弟子必推先生爲首

譙天授先生

先生名定字天授涪陵人少喜學佛析其理歸於儒後學易於郭曩氏一日至汴聞伊川程子講道於洛潔衣冠往見棄其學而學焉遂得聞精義造誼深至浩然而歸其後程子貶涪適先生之鄉北山有巖師友游泳其中涪人名之曰讀易洞靖康初呂好問薦之欽宗召爲崇正殿說書以論弗合辭歸高宗時右丞許翰又薦之詔宗澤津逮詣行在至維揚寓邸寢甚與中貴人鄰遺之衣食不受委金而去先生袖而歸之其自立之操類

此愛青城大峩之勝樓遁其中蜀人敬禮不敢名稱之
曰譙夫子紹興中胡憲劉勉之間先生受易於伊川往
涪受業久未有得先生曰心爲物漬故不有見惟學乃
可明耳憲悟曰非克己工夫耶二人學成朱子以師禮
事之世言張魏公嘗從譙天授遊諸儒皆自先生上溯
伊洛則先生固程門一大宗也

杜起莘先生

先生名莘老字起莘青神人幼時方禁蘇氏文獨喜誦習第進士以親老不赴廷對賜同進士出身授梁山軍教授從學甚眾秦檜死魏良臣參大政先生疏天下利害以聞良臣薦之主管禮兵部架閣文字彗星見高宗召直言先生上疏陳時弊十事升太常博士召對言金將敗盟宜飭邊備勿恃其不來恃吾有以待之帝稱善者再遷祕書丞論江淮守備帝曰卿言及此憂國深矣擢殿中侍御史入謝帝曰知卿不畏彊禦故有此授自

是用卿矣陳俊卿旣解言職力求去先生言多事之際
使俊卿輩在論思之地必有補益帝以爲然俊卿乃復
留幸醫承宣使王繼先怙寵干法數十年無敢搖之者
先生疏其十罪詔繼先福州居住籍其家以千萬計天
下稱快先生亦以直顯謨閣知遂甯府給事中金安節
中書舍人劉珙封還制書改司農少卿請外仍知遂甯
先生自蜀造朝不以家行高宗聞其清修獨處甚重之
一日因對襆諭曰聞卿出蜀卽蒲團紙帳如僧然難及
也未幾遂擢用先生官都中久知公論所予奪嘗歎曰

臺諫當論天下第一事若有所畏姑言其次是欺其心
不敬其君也及任言責極無隱取眾所指目者悉擊去
聲振一時都人稱骨鯁敢言者必曰杜殿院云孝宗受
禪先生進三議曰定國是修內政養根本尋卒著有文
集二十卷劉後溪曰先生學術醇正文辭典雅氣節剛
烈與王龜齡大略相似而公奮起孤遠爲尤難也

與王將軍大弟談以而公高談廣論不遺也
其二十客勝齊人曰夫主與將帥五丈韜與
輔我主越三楚曰宗祖累斬內廷養臥不寧卒書齊文
書賦一報路人猶指顧頃言者悉曰其類刻之奉宗愛
不婚其族也又王吉貴顯無錮姐眾被誅曰吾
與諸君同歸天子前一呼皆齊退畏故言其大義方知其

李仁甫先生

先生名燾字仁甫丹稜人紹興八年擢進士第調華陽簿再調雅州推官改秩雙流縣先生恥讀王氏書博極載籍搜羅百氏慨然以史自任本朝典故尤悉力研覈仿司馬光資治通鑑例斷自建隆迄於建康爲編年一書名曰長編史官以聞詔給札來上制置王剛中辟幹辦公事知榮州除潼川府路轉運判官入境劾守令不職者四人縣多聚斂先生括一路財賦額通有無酌三年中數定爲科約上之朝頒之州縣乾道三年召對首

舉藝祖治身治家治官治吏典故以爲恢復之法乞增
置諫官許六察言事請練兵杜諸將私獻覈軍中虛籍
除兵部員外郎兼禮部郎中四年續通鑑長編自建隆
治平凡一百八卷五年遷祕書少監兼權起居舍人尋
兼實錄院檢討官宰相以先生數言事不樂先生遂請
去除直顯謨閣湖北轉運副使陞辭以欲速變古爲戒
又奏禹貢九州荆田第八賦乃在三人功旣修遂超五
等今田多荒蕪賦虧十八帝命之條畫旣至奏依乾德
詔書止輸舊稅廣收募之術如咸平元豐故事勸課有

勞者推恩詔從之總餉呂游問入奏先生攝其事歲饑
發鄂州大軍倉賑之僚屬爭執不可先生曰吾自任不
以累諸君尋如數償八年直寶文閣帥潼川兼知瀘州
首葺石門堡以振夷人奏乞戒茶馬司市敘州羈縻馬
毋溢額戒官民毋於夷漢禁山伐木造舟皆報可淳熙
改元先生乞祠除江西運副遂奏日食地震皆陰盛主
敵國小人不可不慮且無變古無欲速又上快箴引太
祖罷朝悔乘快決事以諫帝曰朕當揭之座右先生爲
左史時嘗乞復行明堂禮其後周必大爲禮部尚書申

其說始克行權禮部侍郎七月壬戌雷震太祖廟鴟尾
有司旋加修繕先生奏非所以畏大變當應以實上諭
大臣李燾愛朕屢進讜言賜金紫先生感上知遇論事
益切每集議眾莫敢發言獨條陳可否無所避明堂大
禮成以其首議復除敷文閣待制頃之起知遂甯府七
年長編全書成上之詔藏祕閣上謂其書無愧司馬遷
一日召對延和殿講臣方讀陸贊奏議先生因言贊雖
相德宗其實不遇今遇陛下可謂千載一時遂舉贊所
言切於今可舉而行者數十事勸上力行之上有功業

不足之歎先生曰功業見乎變通人事旣修天應乃至
進敷文閣學士提舉右神觀兼侍講修國史遂因轉對
乞用祖宗故事召宰執赴經筵十一年春乞致仕優詔
不允上數問其疾增損先生曰臣子戀闕非老病忍乞
骸骨病革除敷文閣學士致仕命下喜曰事了矣乃卒
上聞嗟悼贈光祿大夫撰有易學五卷春秋學十卷五
經傳授尚書百篇圖大傳雜說各一卷七十二子名籍
各一卷文集五十卷奏議三十卷四朝史藁五十卷通
論十卷南北攻守錄三十卷七十二候圖陶潛新傳並

詩譜各三卷歷代宰相年表唐宰相譜江左方鎮年表
晉司馬氏本支齊梁本支王謝世表五代將帥年表合
爲四十一卷子垕至塾壁垕俱貴顯壁垕尤以文學知
名蜀人與先生比之三蘇云

虞彬甫先生

先生名允文字彬甫仁壽人六歲通九經七歲能屬文
以父任入官丁母憂哀毀骨立既葬朝夕哭墓側墓有
枯桑兩鳥來巢念父之鰥且疾七年跬步不離左右父
卒紹興二十三年登進士第通判彭州權知黎州渠州
事秦檜當國蜀士多屏棄檜死高宗欲收用之中書舍
人趙達首薦先生召對謂人君必畏天必安民必法祖
宗又論士風之弊以文章進必抑其輕浮以言語進必
黜其巧僞以政事進必去其武刻庶可任重致遠帝嘉

納之累遷吏部郎官時金主亮修汴有南侵意先生上疏策金必敗盟金主亮渡淮去朝命趣先生謀軍事與金戰於采石大破之以捷聞犒將士謂之曰敵敗明必復來夜半部分諸將分海舟縋上流別遣兵截楊林口丁丑敵果至因夾擊之復大戰焚其舟三百始遁去再以捷聞旣而敵遣僞詔來諭王權似有宿約先生曰此反間也仍復書言權已寘典憲新將李世輔願一戰以決雌雄亮得書大怒乃趨瓜州顯忠至自蕪湖先生語之曰敵入揚州必與瓜州兵合京口無備我當往公能

分兵相助乎忠分兵萬六千往京口先生達建康卽上疏言敵可一戰勝也乙未亮爲其下所殺金人遣使議和己亥奏聞召入對上慰藉嘉歎謂陳任卿曰虞允文公忠出天性朕之裴度也明年正月帝至建康尋議回鑾詔先生充川陝宣諭使陸辭言金亮旣誅新主初立彼國方亂天相我恢復也和則海內氣沮戰則海內氣揚進取鳳翔復鞏州金兵爭陝西新復州郡東討東不可過寶雞北不可過德順官軍退守蜀口先生爭之不得再上疏大略言恢復莫先於陝西陝西五路新復州

縣州縣又係德順之存亡也一旦棄之則窺蜀之路愈多利害至重前後凡十五疏不聽時朝廷議和湯思退又欲棄唐鄧海泗先生力爭皆不從二年金兵復至思退貶帝悔不用先生言陳俊卿亦薦先生堪大用乾道元年拜參知政事兼知樞密院事爲御史章服所論罷政奉祠西歸三年二月召至闕除知樞密院事兼參知政事吳璘卒卽拜資政殿大學士四川宣撫使歸蜀一月召至闕不數月復使蜀太上賜御書聖主得賢臣頌帝又爲之製跋陞辭復以所御雙履及甲冑賜焉洎至

蜀悉奏閱實諸軍第其壯怯汰兵凡萬人減縉錢四百萬時邛屬十四郡告饑修荒政凡六十五事五年八月拜右僕射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兼樞密院使先生多薦知名士如洪适汪應辰及爲相籍人才三等有所見聞卽記之凡所舉上皆收用如胡銓周必大王十朋趙汝愚晁公武李熹其尤章明者也胡銓以臺評去先生奏留之經筵銓薦朱子帝問先生識朱熹否先生謂熹不在程頤下遂召朱子不至八年二月授先生特進右丞相兼樞密使旋授少保武安軍節度使四川宣撫使進

封雍國公帝諭以進取之方期以某日會河南帝御正衙酌酒賦詩以遣之尋卒詔贈太傅謚忠肅剛簡其孫也別有傳

趙公子名彥肅其子寧南者少時金廷薦美余在金
德府尹子銀與王晉卿同使金國大汗十頃賦
坐名士吸啜苦茶又爲時人所稱子銀與同
官榮限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參知政事兼太子少師
趙公子之子國公者其子也國公者人也
詔授嘉州刺史知嘉州事

李子思先生附子心傳道傳性傳

先生名舜臣字子思并研人八歲能屬文少長通古今推迹興廢洞見根本慨然有志於天下紹興末張浚視師江淮先生應詔上書言乘輿不出無以定大計又謂江東六朝皆嘗取勝北方不啻乘機爭天下宜爲今日監著江東勝後之鑑十篇上之中乾道二年進士第對策論金人世讎無可和之義宰輔大臣不當以奉行文字爲職業考官惡焉絀下第調邛州安仁縣主簿歲大祲饑民千百持鉏棘大呼響震邑市令懼閉門先生曰

此非盜也何懼爲亟出慰勞遣之教授成都府時虞允文撫師關上辟賓幕府用舉者改宣敎卽知饒州德興縣專尚風化民病差役先生勸諸鄉以稅數低昂定役期久近爲義役期年役成民大便利天申大禮助賞及軍器所需皆不以煩民幹辦民有母子昆弟之訟連年不決爲陳慈孝友恭之道遂爲母子兄弟如初閒詣學講說邑士稱蜀先生遷宗政寺主簿重修裕陵玉牒多所筆削生平尤邃於易嘗曰易起於畫理事象數皆因畫以見舍畫而論非易也著本傳三十三篇朱子晚歲

每爲學者稱之所撰書羣經義八卷書小傳四卷文集三十卷家塾編次論語五卷鏤玉餘功錄二卷子心傳道傳性傳俱以道學世其家以性傳官贈太師追封崇國公

心傳字微之子思先生長子也慶元元年薦於鄉旣下第絕意不復應舉閉戶著書晚因崔與之許奔魏了翁等合前後二十二人之薦自制置司敦遣至闕下爲史館校勘賜進士出身專修中興四朝帝紀甫成其三因言者罷添差通判成都府尋遷著作佐郎兼四川制置

司參議官詔無入議幕許辟官置局踵修十三朝會要
端平三年成書詔爲工部侍郎赴闕厯陳致旱之由曰
和糴增多而民怨流散無所歸而民怨儉稅不盡實而
民怨藉貲不以罪而民怨凡此皆起於大兵之後而勢
未有以消之故愈積而愈深也成湯聖主也而桑林之
禱猶以六事自責陛下願治七年於此災祲饑饉史不
絕書願亟降罪已之詔修六事以回天心帝從之未幾
復以言去奉祠尋致仕卒年七十有八魏了翁爲虞剛
簡墓志云與同郡李微之貫之相與切磋於義理之會

是先生兄弟固二江諸子學侶也心傳有史才通故實
所撰成書有高宗繫年錄二百卷學易篇五卷誦詩訓
五卷朝野雜記四十卷道命錄五卷春秋攷十三卷禮
辨二十三卷讀史攷十二卷舊聞證誤十五卷西陲泰
定錄九十卷辨南遷錄一卷詩文一百卷

道傳字貫之子思先生中子也少莊重少長讀河南程
氏義理書至忘寢食雖處暗室整襟危坐中進士第調
利州司戶參軍徙蓬州吳曦判道傳料其必敗方立議
縛曦曦黨以曦意旨道傳道傳以義折之竟棄官歸曦

卒詔褒美道傳抗節不撓進官二等嘉定初累遷著作
佐郎見帝首言憂危之言不聞於朝廷非治世之象陳
八事而尤以取人才爲急務大約謂人才盛衰繫道學
之明晦今學禁雖除而未嘗示天下以除之之意願下
明詔崇尚正學取朱熹論語孟子集註中庸大學章句
或問四書頒之大學仍請以周邵程程張五子從祀

孔子廟遷著作郎時薛極胡榦等皆以新進用事賄賂
成風道傳言今名優儒臣皆實取材吏刻剝殘忍誕謾
傾危之人進矣遂求補郡於是出之眞州除提舉江東

路常平茶鹽公事初至按部劾吏之貪縱者十餘人胥
吏爲民害者大黥小逐百餘人釋獄之濫繫者二百餘
人弛負錢一十餘萬緡夏大旱道傳應詔條上荒政朝
廷多從之與漕臣眞德秀賑饑道傳分池宣徽三州窮
冬行風雪中雖深村窮谷必至全活者甚眾攝宣州守
行朱子社倉法上饒新安南康諸郡翕然應命會胡榦
爲吏部侍郎薦道傳自代引疾乞去不許召令奏事再
辭又不許遂入對上自宮掖次及朝廷侍從臺諫得失
盡言無所諱帝不以爲忤除兵部郎官辭未就監察御

史李相覘當路指意乞授以節鎮蜀遂出知果州至九年得疾卒年四十八詔特轉一官謚文節道傳自蜀來東南雖不及登朱子之門而訪求所嘗從學者與講習盡得遺書讀之篤於踐履氣節卓然於經史未有論著曰學未至不敢於詩文未嘗苟作曰學未至不暇一日以疾謁告真德秀造焉臥榻屏間大書喚起截斷四字知其用功慎獨如此理宗淳祐二年詔封朱子徽國公與周程程張五子並從祀孔子廟庭黜王安石從道傳等之請也

性傳字成之子思先生季子也舉進士厯幹辦行在諸
軍審計司進對有崇尚道學之名未遇其實帝曰實者
何在性傳對曰在陛下格物致知以爲出治之本累遷
起居舍人兼侍講疏請復古喪制官至端明殿學士權
參知政事尋同知樞密院事以觀文殿學士致仕卒特
贈少保

虞滄江先生

先生名剛簡字仲易一字子韶忠肅公允文孫也爲趙文定公雄婿文定子昱志士也好讀周程張邵呂謝楊尹之書先生因知學統所在潛心體認以郊恩任官再舉禮部厯仕知華陽縣二江范教授仲黼者南軒先生高弟也方會文講學以明湖湘之緒先生因是得和齊斟酌盡聞胡文定公父子以至南軒所討論於嶽麓者而致精焉喟然歎曰洙泗之學堯舜以來之學也伊洛之學洙泗之學也而乃以爲一家之言乎凡再知永康

軍招諸生講學郡爲大治以安撫使黃疇若薦召赴都
堂不果奉祠嘉定間詔知簡州金人犯邊制置使董居
誼辟爲參議官先生經濟之略得之家傳至是請收人
才厚軍犒以結士心抽還忠義人之配內郡者以紓邊
人之憤又請緩科三路饑夫之直皆得施行大散關陷
東路帥李貴遜去天水一帶皆被兵西路帥莫肅行先
生慨然請往次魚關遂自移金平督師前進人心洶洶
先生謂曰我師旣出敵必不能越太安已太安果以勦
敵聞利州潰卒作亂由果閻以趨簡先生抵簡甫五日

驚奪相屬閣學劉文節公方家居貽書相約效死先生
阻江固守賊知有備去之張威歸軍過城下賑其匱乏
軍士大喜劉文節上言剛簡保守一城遮蔽西川遂有
夔州提刑之命兼提舉常平俄改利州先生召軍帥劉
昌祖謀曰必復阜郊湫池然後敵氣可奪雖圖秦輦可
也昌祖曰諾時樞府慮生事每以越境爲戒昌祖猶豫
不敢行先生督之如南谷遣其親將進屯阜郊於是階
鳳成和之民皆荷戈赴之得兵三十萬軍聲動天地內
薄乘障斃其大將郭贊先生方欲擣秦州有以密劄勒

昌祖還者忠義人大憤散而爲盜阜郊復受兵先生夜出撫定士民復募軍擣鞏之青野原以牽制之敵師始退於是請集保甲之民以爲守禦集三十九萬二千餘人自是閬蜀有備又請修屯田之利爾墾田百餘萬邊儲以足魏文靖公除工部侍郎舉以自代不報先生與制置使鄭損不相得乃上休歸之請五上報可旣歸而損竟誣劾先生罷祠而損棄階成五州先生猶貽書諸司力言不可其始終憂國如此是年卒所著有易傳論語解詩說尤致精者易本邵子之學參以周程諸書及

漢上朱氏說論著十有六年不以示人卜居成都之合

江范季才繁

梓材案繁當作蓀卽華陽先生謝山稿亦有華陽別傳云滄江先生亦師事之

亦

南軒高弟也爲題曰滄江書院學者稱爲滄江先生長

沙吳制使德天曰湖中親炙胡張者多而得其學如此

者鮮矣魏文靖公稱其學以爲由博致約浩然獨得云

先生論學之大旨曰乾之九二龍德而正中庸言之信

庸行之謹閑邪存其誠而坤之六二言敬以直內然則

中庸誠敬是乃天地自然之則古今至實之理帝王所

以扶世之極聖賢所以明德新民未有不由之者楊伯

昌聞之歎服張亨泉先生方亦同學易於滄江書塾於中都猶若舉目天賦自然之固古今至寶之無窮王復龍子之書開來寧其遠而微之之言妙以直內懶頤於主儒學之大旨曰博之大二讀而五中專言之詒濟翁矣段文獻公稱其學以微由斯廷辟者終歸於云妙與歸助齊天曰博中晦爻用讀諸多而將其學取也南韓高弟也繼祖曰飭工書契學者錄其食不求味其序率失載官華陽院翰正館玉光主家藏東人記其本末案葉當翁範道華顯承主藏山房亦美其名矣張篠著十百六字不以示人小學初辟之合

張敬夫先生

附弟子忠恕孫治再從子庶門人程遇孫薛紱張方揚知章李修己

先生名栻字敬夫綿竹人丞相忠獻公浚子也生有異質穎悟夙成自幼所聞莫非仁義忠孝之實十三四時脫然可語聖人之道長師胡五峰宏一見卽以孔門論仁親切之旨告之先生退而思若有所得宏稱之曰聖門有人矣先生益日奮厲以古聖賢自期作希顏錄以廢補官辟宣撫司都督府書寫機宜文字除直祕閣時孝宗卽位忠獻起謫籍開府治戎先生時以少年內贊密謀外參庶務其所綜畫幕府諸人皆自以爲不及也

聞以軍事入奏大略謂金讎宜復當卻講和明詔中外
公行賞罰以雪祖宗之恥以快軍民之憤陛下苟益堅
此志誓不言和專務自強雖折不撓使此心純一貫徹
上下則遲以歲月亦何功之不濟哉疏入不報久之劉
珙薦於上除知嚴州時宰相虞允文以恢復自任謂先
生論與己合數遣人致殷勤先生不答明年召爲吏部
侍郎還朝未期歲而召對者六七所言大抵皆修身務
學畏天恤民抑僥倖屏譏諛一日奏事上問天曰不可
以蒼蒼者便爲天當求諸視聽言動之間一念纔是便

上帝鑒觀上帝臨文簡在帝心一念纔不是便是上帝
震怒又嘗奏曰今日但宜下哀痛之詔明復讎之義顯
絕金人不與通使然後修德立政用賢養民選將帥練
甲兵通內修外攘進戰退守爲一事且必治其實而不
爲虛文則必勝之形隱然可見雖有淺陋畏怯之人亦
且奮躍而爭先矣帝爲歎息襄諭以爲前始未聞此論
也後因賜對反復前說帝益嘉歎面諭當以卿爲講官
冀時得悟晤也會史正志爲發運使名爲均輸實盡奪
州縣財賦遠近騷然先生以爲言帝矍然曰如卿之言

是朕假手於發運之使以病吾民也卽詔罷之兼侍講
除左司員外郎張說除簽書樞密院事先生旦詣朝堂
質責宰相夜草疏極諫其不可孝宗感悟命得中寢於
是宰相亦憚之而近習尤不悅出先生知袁州政化大
行退而家居累年孝宗念之詔除舊職知靜江府所統
州十有五先生至簡州兵汰冗補闕籍諸州縣卒伍健
者以爲用日習月按申嚴保伍法諭溪洞酋豪弭怨睦
鄰毋相殺掠於是羣蠻帖服孝宗察先生治行詔特進
秩直寶文閣因任尋除祕閣修撰改知江陵府安撫本

路一日去貪吏十四人湖北多盜府縣往往縱釋以病
良民先生首劾大吏之縱賊者命其黨得相捕告以除
罪羣盜皆遁去以禮遇諸將又加恤士伍勉於忠義咸
感奮後卒於官年四十八先生自師五峰後所造旣深
邃未敢自足又取友四方益求其所未至講玩體驗反
復不置者十餘年然後反而得乎簡易平實之地其所
以篤於君親一於道義而畢世不忘者蓋實有以見其
不能自己初非勉慕而強爲之朱子嘗言己之學銖積
寸累而後成如敬夫則大本卓然先有見者也又言敬

夫識見純粹踐行篤實使人望而畏之先生嘗曰義也者本心之所當爲而不能自己非有所爲而爲之也凡有所爲而爲者皆私也非義也其爲學大旨如此所著有太極圖經世紀年論語孟子四禮說家範通鑑論篤語錄奏議胡子知言疑義等編嘉泰八年賜謚宣景定二年從祀 孔庭追封華陽伯弟子忠恕孫治再從子庶傳其學

忠恕字行父通經史以祖任監樓店務時韓侂胄嘗奪民間已許嫁女夫家以告忠恕白尹歸其父母尹不能

難開禧末爲藉田令太廟鴟吻爲雷雨所壞忠恕因輪
對請廣言路通下情甯宗嘉納以太府丞知湖州遷司
農丞知甯國府以言去起知鄂州遷戶部郎官入對極
言邊事其慮至遠理宗卽位忠恕移書史彌遠請取法
孝宗行三年喪寶慶初上章陳八事言極切直疏入朝
紳傳誦魏了翁歎曰忠獻有後矣先生自知不爲時所
容力請補外以直祕閣知贛州尋罷官歸講學獄麓書
院益求爲己之功志益厲紹定二年復官進秩一等請
老卒了翁嘗許忠恕拳拳體國似其祖浚撥繁治劇似

其父杓斂華就實有志義理之學嘗有聞乎伯父栻之
教矣

治少通六經嘉定中爲揚州司理參軍以善治獄稱後
爲白鹿洞山長日與諸生講論務發明理奧云

庶字晞顏朝散郎杓子宣公再從子也少爲忠獻公所
愛嘗曰孝弟忠信學之本不然雖工于文辭無益也又
曰讀書當潛心誠意方有得不可曠過時日又曰親良
師求益友善言善行敬信而力行之先生再拜受教而
是時宣公已成醕儒亦勉以黜浮崇實之說先生遂師

事之大母孫氏其姪曰松壽有高行蜀中所稱牧齋先生者也天下士當其意者無幾先生復問學焉得其箋札規警之語揭諸座右而牧齋亦待之絕異先生侍宣公者九年講學嶽麓書院先生所私記者曰誠敬心法宣公亦以忠獻之意欲官之而遽卒不果紹熙三年宣公弟杓以兵部尚書鎮襄陽後溪劉文節公謂先生曰尚書必成其父兄之志矣已而尚書果推恩先生辭之尚書曰然則以而子來先生雖諾之終不告其子又課之學二年尚書申前言益力乃遣其子圮就之鶴山魏

文靖公歎曰范宣子尙以世祿爲不朽晞顏真知義利之分者邪
程遇孫字叔達仁壽人也累官太常寺丞潼川漕使少
年雄於文已而折節爲南軒之學范文叔居二江所謂
九先生者先生其一也先生有兄名壬孫官至雅州簽
判亦躬行君子與先生最友愛及卒於官貽書以玉環
爲訣先生每見玉環則嗚咽流涕其至性如此

薛紱字仲章龍游人也於書無所不讀其知黎州州爲
羣蠻所居而能興起其民築玉淵書院私淑南軒之學

學者稱符谿先生二江講學九子之一也史彌遠旣死而鶴山魏文靖公嘗以後進禮上之書曰如執事者在今寡儔嘗欲一拜下風因循不果起家爲吏益遠聲華未知見日云云又題斯則堂詩云卓哉符谿老吾道資禦捍萬殊錯標中獨識一理貫反躬事省察憤世興寤歎揭堂闡斯則絕識陋秦漢先生以進士由成都教授召爲祕書郎廷對極言韓侂胄之奸坐劾去所著有則書十卷皆談易理鶴山自以爲不及同時有鄧諫從者字元卿亦漢嘉人亦豫二江九子之一見於周益公集

不知其後官階所至

張方字義立資中人也二江范氏滄江虞氏講明南軒之學先生與焉以慶元進士官簡州教授爲諸生痛陳佛老之妄使不惑於趨向其於時學徇名失實好高忘本之弊尤痛切入膏肓厯知邛州眉州果州遷直祕閣四川制置使參議官充利夔成都路提刑劾去墨吏數人又開新渠以殺三江之怒疏條急務六事皆直陳時政之失又疏言大本大綱大勢大務聞者悚慄改帥漢中以兵復天漢武休虎頭之險蠲錢三十萬緡米二千

斛給田以恤死節之家進尙書兵部郎以母老乞歸養
用郊恩官其弟鶴山魏文靖公極重之學者稱爲亨泉
先生有亨泉稿一百卷讀鶴山祭先生文知先生以母
喪哀毀不起者

楊知章潼川人號雲山老人累舉不仕而得張宣公之
學於廣漢歸而喜以授其子曰欲造聖門當從此入造
深養熟內外合一治己治人之道備於此矣

李修己字思永豐城人也乾道進士參興國軍事陸復
齋爲教授盡告以躬行之說謂當息其已學求所未學

遂知聖賢源流已而得見朱子學益進先生固與彭止堂爲同年相善因介紹之從南軒遊兩令甯鄉衡陽皆有聲當路多薦之將召以哭趙忠定公忤宰相通判成都府二江范月舟者南軒高弟也方聚同志講學先生與上下其議論時蜀中後進盛從事於南軒之教而先生與延平張仕侄子真參焉尋知成州韓侂胄聞其名使人諷其附己先生笑而不答竟不得召先生居官一介不取而友愛任恤不計有無故歿無私蓄有李成州

集十卷子義山

度周卿先生

憂淵

楊枋

恪附

先生名正字周卿合州人朱子門人紹熙元年進士厯官國子監丞時士大夫無賢愚皆策李全必反而不敢言正獨上疏言之且獻斃全之策二其言鯁亮激切遷軍器少監輪對言陛下推行聖學當自正家始進太常少卿紹定四年太廟灾用朱子議爲二說以獻乞賜詳議有旨令侍從禮部太常集議竟格不行守禮部侍郎致仕卒先生家藏伊川先生帖自書後朱子跋云嘗讀明道先生顏樂亭詩其卒章曰井不忍廢圃不忍荒鳴

呼正學其何可忘然則某之所望於度君者又不專在於此度君其勉之哉朱子答先生書有云但於日用之間隨時隨處提撕此心勿令放逸而於其中隨事觀理講求思索沈潛反復庶於聖賢之教漸有相契處則自然見得天道性命真不外此身蓋先生之可以語上可知當時趙景晦弱冠得周程諸書讀之恨不及登朱子門葉味道謂之曰度正吾黨中第一人遂往見先生先生首誨以求放心爲本由是景晦研索益精夏淵字亞夫涪陵人朱子因先生致書楊枋字宗驥巴州人從先

生與夏淵游著字溪集多講學之語其後恪從涪陵夏
淵學著書立言一以朱子爲法有性善文集行世大抵
蜀人之宗朱子皆先生所汲引則又朱門一大宗也

賡恩按宋史度侍郎傳本作合州人伊洛淵源續錄
或誤刻爲台州觀朱子書中如夏淵涪人楊枋巴人
皆因先生通於朱門又云蜀楊子謨被召度正強起
之其爲蜀人無疑蜀典著於姓氏今蜀多度姓乃度
之別派也稱蜀賢者或佚度先生因續之蜀學編中

而爲之辨

皆限制少者過者更矜其至因誠之深而
其與發覆人無二心此雖外於人情固非
皆因去其體外門反空虛其事

與類以爲宜其隨采于書中成處人則其因人
與隨其來也鬼則視其人也人也

人之某采之某求至而取之某人

人之某采之某求至而取之某人

人之某采之某求至而取之某人

人之某采之某求至而取之某人

范月舟先生

附從子子長子該

先生名仲黼字文叔成都人正獻公祖禹之後也仕至通直郎爲國子博士兼皇姪許國公府教授初南軒雖蜀產而居湖湘其學未甚通於蜀先生始從南軒學杜門十年不汲汲於進取鶴山謂其剖析精微羅絡隱遁直接五峰之傳晦翁東萊皆推敬之後以著作郎知彭州學者稱爲月舟先生晚年講學二江之上南軒之教遂大行於蜀中故又稱二江先生南軒後一大流派也時二江有九先生之目謂范蓀范子長范子該與先生

皆成都人薛紱鄧諫從皆漢嘉人虞剛簡程遇孫仁壽
人宋德之唐安人或亦有未及事南軒者皆從先生私
淑得之而南昌李修己延平張仕佺亦同講習其間從
子子長子該俱有名東萊齊封文公以著於清獻遺
子長字少才成都人二江先生從子也與其弟子該字
少約同遊南軒之門以進士官太學有要人慕而候之
先生避焉鶴山魏文靖公嘗序其事所云閉千木之門
或謂迫斯可見卻陽貨之餽乃復拜以其亡是也嘉泰
末北闕門鴟尾及省部相次災先是赤眚爲沴太陰犯

權星天子避殿求言先生與李仲衍趙全道魏鶴山皆上疏極陳韓侂胄之惡以爲爵及輿隸權移主上請退之侂胄大怒諸公相繼罷官吳曦告變上頗思諸王人言有詔召蜀中三人時侂胄尚未死先生與鶴山皆謝不赴惟李季允至已而更化又召蜀中三人先生亦與鶴山豫焉史彌遠忌之先生至京不得入對以吏部郎知瀘州瀘爲夷境酋長楊粲請開白錦堡爲錦州前帥許奔持之未得寢而奔去先生力言其不可乃置平泉州以鎮之夷人不敢妄動瀘以大治然卒不得入朝以

殿撰知崇甯終世稱雙流先生鶴山之初志學也由先生兄弟及薛符溪以得門戶及入中原始友李敬子輔潛庵語學派者可知淵源所自出已

山新爲中興之元生至京不矜人傑以更稽泊不依附李季文至可而更於天台圓中三人共立未或百首齋召與中三入知州寶尚未至求生與諸山皆遠之弘曆大怒齋公的難歸宿吳鄉苦瘦土敗壞其人也起憂惄韓允昇之選以爲道又起耕於其丈青殿數里天子數頃余言於生與禁中詔諭金匱與山苗

范華陽先生

先生名蓀字季才成都人也乾淳以後南軒之學盛於蜀中范文叔爲之魁而范少才少約與先生並稱嫡傳時人謂之四范仁壽虞提刑剛簡嘗請先生講學滄江書院鶴山魏文靖公初爲攷索記問之學先生以斂華就實語之故鶴山之稱先生有曰學本誠一論不遽餘自浩氣養心以求道腴不茹剛吐柔而求聲利了翁敢不勉希前輩益勵後圖或可代諸老先生之對庶不貽吾黨小子之羞者也太府李繁薦士於朝曰黃公裳李

公翁臣與先生由太府寺簿晉大理寺丞累官宗正寺
丞知邛州

自始從事心以朱首期不故抑中美而好鑿僻

海實臨之姑臘山乃歸子圭有田畝數十頃人稱之

萬象巒山號文醇公後得文淵閣大學士

相人謂之四哲一善實雖曰閑雅諳諍亦有精思

門中第文殊也之聞而可也其子也其子也其子也

矣至名蘇字季平知人也諱諱以故而傳大過

蘇軾題張氏

黃兼山先生

附友陳槩

先生名裳字文叔普城人少穎異能屬文乾道五年進士調通江尉益務進學文詞迥出流輩時蜀中餉師名爲召糴實則取民先生賦漢中行諷總領李繁繁爲罷糴民便之以畱正薦遷國子博士光宗初立先生進對謂中興規模與守成不同以定行都課吏治立重鎮三策上遷嘉王府翊善每引前代危亡之事以爲警戒王謂人曰黃翊善之言人所難堪惟我受之壽皇亦謂王曰黃翊善之言須諦聽王侍宴宮中爲光宗誦酒誥

曰此黃翊善所教也光宗詔勞先生先生曰臣不及朱熹若召置府僚宜有裨益光宗嘉納先生每勸講必援古證今卽事明理凡可以開導王心者無不言也遷起居舍人除給事中趙汝愚同知樞密院御史汪義端言祖宗之法宗室不得執政先生奏汝愚忠孝廉潔憂國憂民出於天性如青天白日奴隸知其清明義端所見曾奴隸之不如不可以居朝列於是義端與郡先生在瑣闈甫一月封駁無慮十數光宗久不朝重華宮先生苦諫且以八事爲奏壽皇不豫中外憂危先生抗聲諫

上起入宮先生挽其裾隨至宮門揮涕而出連章請外
甯宗立先生病不能朝改禮部尙書兼侍讀力疾入謝
奏引魏徵十漸以爲戒懇懇數千言又言陛下近日所
爲頗異前日除授之際大臣多有不知臣聞之憂甚而
病劇蓋是時韓侂胄已潛弄威柄而宰相趙汝愚未之
覺故先生先事言之及疾革時時獨語曰五年之功無
使一日壞之度吾已不可爲後之君子必有能任其責
者口占遺表而卒年四十九帝聞之驚悼贈資政殿學
士先生爲人簡易端純講讀隨事納忠氣平而詞切事

該而理盡篤於孝友恥一書不讀一事不知爲文明條暢有王府春秋講義及兼山集論天人之理性命之原足以發明伊洛之旨嘗與鄉人陳平父講學平父南軒之門人其原有自來矣樓鑰嘗稱之曰先見如呂中丞勇決如范蜀公敢言如蘇文忠蓋司馬溫公自以爲不及者公或過之而皆得其全識者以爲知言其卒也趙汝愚泣謂甯宗曰黃裳羅點相繼淪謝二臣之不幸天下之不幸也史氏稱其粹然君子有以哉嘉定中謚忠文子瑾大宗正孫子敏刑部郎中

陳槩字平父劍州人登乾道中進士與兄栗隱居不仕
講明伊洛之學同爲黃文叔友直諒剛毅嘗以師禮事
張南軒問答往來講晰精微作潔白堂取白華之義以
自警張南軒記之皆聖賢服行之訓弟兄交勉頗爲世
推重

舊題

近來亦甚好。但對此事作有些想。所以略去。
昨平定紅毛。我親見其軍在海中。日暮時分。
已收船回。正驚其故。及夜深。見其船。已到
我處。不知何以。今人所為。過目。當上報。只取兩件。不

楊浩齋先生

先生名子謨字伯昌潼川人也其父雲山老人得張宣公之學以授先生先生朝夕究圖凝然一室往往踰月不出戶自是默識聖賢下學上達之序動靜語默不違乎誠淳熙七年省試胡文靖公晉臣得其文以爲有格君氣象列優等入對孝宗發策問之對曰帝王躬行之道莫大於學學者政事之本也欲極乎學之用不可不求其要何謂要行之以至誠要之以不息是也大學之道自正心誠意以至乎平天下中庸之道自尊賢以至

於來遠人皆不外乎至誠之一言臣不知陛下之躬行
誠與未誠試以天人之應而卜陛下之誠而知容有未
至也又曰臣聞之道路謂陛下左右近習之人雖無顯
然害治之迹而詔諛欺矯實繁有徒故凡速於求售者
率造宦寺之門珠玉錦繡以充苞苴絡繹於道而陛下
有所不知此非細患也孝宗嘉其直擢置甲科第八累
官通判成都府吏部侍郎李璧舉以自代權發遣黎州
適有吳曦之亂誓以死守曦所遣逆黨至成都分遣其
將至黎先生以計遣之使又至先生與之文移遷延以

待其變而曦已誅以薦召入對首論權臣誤國叛將干
紀願鑒遄往之已事開維新之令圖其二論皇太子旣
正儲宮之統宜使親正人授正學王者之學果何學也
大學之所謂正心中庸之所謂謹獨是也惟輔導得人
而後有所受其三乞招墳黎州土軍分番上寨給縉糴
粟以備緩急除吏部郎因輪對曰民之困苦極矣易失
者人心難諶者天意修人事以符天意其要在養民除
軍器監復兼左侍郎官上言學術國家之壽脈公論天
下之元氣所以扶持皇極主張國是者必歸諸此君子

小人猶薰蕕不可同器今顧欲調停參用之幾何不爲國家之禍甯宗蹙額領首者久之而小人側目矣先生知不容請補外除大理寺卿有坐僞告者事連中官先生移文內省索贓小人忿恨除直華文閣提刑成都再兼知嘉定府皆有善政尋請老進直徽猷閣奉祠起知隆州不赴臥家十年召赴行在屯田郎度正貽書強起之力辭詔晉祕閣修撰致仕先生自奉祠講學於雲山書院與諸生敷陳論孟學庸大義平生不輕著述欲使人精體實踐以造於得其遺文有浩齋退稿四十卷

劉德修先生

先生名光祖字德修簡州人舉進士廷對言陛下睿察
太明宸斷太嚴求治太急喜功太甚又言陛下躬擐甲
冑閒馭毬馬敵人聞之適以貽笑除劍南節度推官淳
熙五年召對論恢復事請以太祖用人爲法除右正言
知果州用趙汝愚薦召入光宗立除軍器少監時殿中
侍御史闕上嚴其選謂宰相留正曰卿監郎官中有其
人正沈思曰得非劉光祖乎上曰然久在朕心矣先生
入謝因論近世是非不明則邪正互攻因惡道學乃生

朋黨因生朋黨乃罪忠諫陛下履位之初凡所進退率用人言而一歲之內逐者紛紛往往推忠之言謂爲沽名之舉至於潔身以退亦曰憤懣而然事勢至此循默乃宜循默成風天下安賴章旣下讀之有流涕者徙太府少卿潼川運判孝宗不豫帝久不過宮先生致書留正趙汝愚曰宜與羣賢並心一力若上未過宮公宰執不得歸私第甯宗卽位除司農少卿入對獻謹始五箴論政令當出中書陛下審而行之人主操柄無要於此韓侂胄寢擅威福故首及之遷起居郎朱子與祠先生

言熹明先聖之道爲今宿儒陛下初膺大寶招徠耆儒
此初政之最善者今一旦無故去之可乎臣非助熹助
陛下也再疏不報韓侂胄擅朝遂目士大夫爲僞學逆
黨禁錮之先生撰涪州學記謂學之大者明聖人之道
以修其身而世以道爲僞小者治文章以達其治而世
以文爲病好惡出於一時是非定於萬世諫官張釜指
爲訕謗比之楊惲奪職謫居房州久之起知眉州吳曦
叛先生白郡守焚其榜於通衢且馳告帥守監司仗大
義連橫以抗賊聞曦誅以書屬宣撫使楊輔講行營田

前日利歸吳氏者悉收之獎名節旌死事以激忠烈之心除潼川路提刑俛胄誅詔以寶謨閣學士知潼川府嘉定十年卒進華文閣學士謚文節趙汝愚稱其論諫激烈似蘇軾憇惻似范祖禹世以爲名言史臣謂斯道將晦而復明正義幾絕而復續云著有後溪集十卷

宇文顧齋先生

附門人程公許

先生名紹節字挺臣成都人祖虛中簽書樞密院事父師瑗顯謨閣待制父子皆以使北死無子孝宗憇之命先生以族子爲之後補官仕州縣旣第進士累遷寶謨閣待制知廬州時韓侂胄方議用兵先生至郡議修築古城創造砦柵專爲固圉計淮西運判鄧友龍譖於侂胄謂先生但爲城守徒耗財力無益於事侂胄以書讓之先生復書謂公有復讎之志而無復讎之略有開邊之害而無開邊之利侂胄得書不樂乃以李爽代之召

爲兵部侍郎兼中書舍人直學士院以寶文閣待制知
鎮江府吳曦據蜀趣先生赴闕任以西討之事先生至
謂大臣曰今進攻則瞿唐一關彼必固守若駐軍荆南
徒損威望聞隨軍轉運安丙者素懷忠義若授以密旨
必能討賊成功大臣用其言遣丙所親以帛書達上意
丙卒誅曦權兵部尙書未幾除華文閣學士湖北京西
宣撫使知江陵府統制官高悅在戍所肆爲殺掠遠近
苦之先生召寘帳前收其部曲俄有訴悅縱所部爲寇
者先生杖殺之兵民皆歡陞寶文閣學士試吏部尙書

尋除端明殿學士簽書樞密院事安丙宣撫四川或言
有異志語聞廷臣欲易丙先生曰方誅曦初安丙一搖
足全蜀非國家有顧不以此時爲利今乃有他邪吾願
以百口保丙丙卒不易朝廷於蜀事多所咨訪先生審
而後言皆周悉事情嘉定六年正月甲午卒訃聞上嗟
悼爲改日朝享進資政殿學士致仕贈少師謚忠惠先
生爲南軒門人南軒居長沙之二水而蜀中反疏自先
生與范文叔陳平甫傳之入蜀二江講舍不下長沙是
蜀學之盛先生開之也黃梨洲先生輯二江諸儒學案

以先生爲冠云門人程公許最著
程公許字季與一字希穎眉山人與兄克齋先生並遊
宇文之門由進士積官至權刑部尙書生平冲澹寡欲
人不得干以私與故相史嵩之不合鄭清之尤忌之所
建多格不行其知袁州時新周茂叔祠葺南軒書院聘
宿儒胡安之爲諸生講說及婺州召還疏請復京學類
申之法以養士氣清之喉言者劾之出知隆興未拜命
而卒贈龍圖閣學士宣奉大夫著有塵缶集十四卷內
外制奏議奉常擬謚掖垣繳奏金革講義進故事行世

楊叔正先生

先生名泰之字叔正青神人少刻志於學慶元元年類試調瀘州尉易什邡再調綿州學敎授當吳曦之亂貽書當道勸勿動後亂定安丙薦之曰蜀中名儒楊虞仲之子當逆臣之變勉有位者毋動言不用拂衣而去使得尺寸之柄必能見危致命召先生赴都堂審察以親老辭差知廣安軍未上丁父憂免喪知富順監去官以祿廩數千緡予鄉里以千緡爲義莊知普州以安居安岳二縣受禍尤慘先生力白丙盡蠲其賦丙復薦於朝

召赴行在固辭知果州踦零錢病民先生以一年經費
儲其贏爲諸邑對減上尙書省按爲定式民歌之曰前
張後楊惠我無疆張謂張義實發其端而先生踵行之
理宗卽位趣入對言法天行健奮發英斷總攬威權無
牽於私情無奪於邪說且陛下以直言求人而以直言
罪之使天下以爲戒臣恐循循默默浸成衰世之風爲
國者何便於此上奇其對以爲工部郎中遷軍器少監
大理少卿又數言事皆切直無所諱詔直寶謨閣知崇
慶府爲書以別丞相曰宰相職事無大於用人有道去

自私之心恢容人之度審取舍之理而已至官俗用大
變主管千秋鴻禧觀卒所撰克齋文集論語解春秋列
國事目公羊穀梁傳類詩類詩名物編論孟類東漢三
國志南北史唐五代類歷代通鑑本朝長編類東漢名
物編詩事類大易要言雜著凡二百九十七卷

少齡有事蹟大是可言錄著凡二百六十卷

自左司史曹丘子時題分錄本傳是錄東坡名

李公年錄樂毅錄荀卿錄齊魯錄孟子錄東坡

主簿王殊錄蘇軾錄平叔錄東坡文集錄蘇軾錄荀卿錄

白居易子思錄白居易錄全文集而曰居官錄居大

魏華父先生

附弟文翁門人稅輿權牟子才程掌
史守道蔣公順

先生名了翁字華父蒲江人數歲從諸兄入學儼如成人稍長英悟絕出日誦數千言過目不再覽鄉里稱爲神童年十五著韓愈論有古作者風慶元五年登進士第時方諱言道學先生策及之授簽書劍南西川節度判官嘉泰二年召爲國子正改武學博士開禧元年召試學士院韓侂胄用事謀開邊以自固國中憂駭而不敢言先生上疏極論改祕書正字明年遷校書郎以親老乞補外乃知嘉定府奉親還里侂胄以誤國誅朝廷

收召諸賢先生預焉會史彌遠入相先生察其所爲力辭召命丁生父憂解官心喪築室白鶴山下以所聞於輔廣李燔者開門授徒士爭負笈從之由是蜀人盡知義理之學知漢州以更化善俗爲事徙知眉州眉雖文物之邦然俗習法令持吏短長故號難治聞先生至爭試以事乃尊禮耆者簡拔俊秀朔望詣學官親爲講說行鄉飲酒禮增貢士額復墓頤堰築江鄉館利民之事知無不爲士論大服俗爲之變嘉定四年調潼川路提點刑獄公事八年兼提舉常平等事遷轉運判官戢吏

姦詢民瘼舉刺不避權右風采肅然上疏乞予周惇頤
張載程顥程頤錫爵定謚正學者趨向朝論謹之如所
請十年遷直祕閣知瀘州主管潼川路安撫司公事十
五年被召入對疏二千餘言首論人與天地一本必與
天地相似而後可以無曠天位并及人才風俗五事上
迎勞優渥嘉納其言進兵部郎中俄改司封郎中兼國
史院編修官轉對論江淮襄蜀當爲四重鎮貴擇人以
任爲聯絡守禦之計次論蜀邊墾田及實錄闕文等事
皆下其章中書十七年累遷至祕書監起居舍人入奏

極言事變倚伏人心向背疆場安危鄰寇動靜其幾有
五又論士大夫風俗之弊其言剴切無所忌避而時相
始不樂矣甯宗崩理宗自宗室入卽位明年改元寶慶
公入對卽論人主之心義理所安是謂之天等語每見
上請厚倫紀以弭人言以疾求去俄權尚書工部侍郎
力辭乃以集英殿修撰知常德府尋以朱端常之劾降
三官靖州居住及至湖湘江浙之士不遠千里負書從
學五年知瀘州進華文閣待制尋上章論十弊乞復舊
典以彰新化疏列萬言上讀之感動其後舊典皆復初

臣庶封章多乞召還先生及真德秀帝因名望並招之
用先生權禮部尚書兼直學士院晉封臨邛郡侯還朝
六閱月前後二十餘疏皆當時急務後屢改官至浙東
安撫使累章乞骸骨詔不允卒後十日詔以資政殿大
學士通奉大夫致仕遺表聞帝震悼歎息有用才不盡
之恨詔贈太師秦國公謚文靖所撰有鶴山集九經要
義周易集義易舉隅周禮井田圖說古今攷經史雜鈔
師友雅言等書

國朝雍正二年從祀孔庭弟文翁登進士任眉山尉後

知敘州嘗讀書爲善思貽父母令名必果自號果齋門人之在蜀者稅輿權牟子才學最純

稅輿權字巽甫巴縣人魏鶴山門人究心理窟世稱儒宗著有校正周易古經十二卷易學啟蒙小傳一卷

牟子才字存麥井研人少學於魏鶴山登嘉定十六年進士對策極詆丞相史彌遠調洪雅尉差遣使者遇之不以禮子才拂衣竟去尋遣往文州視王宣軍饟道遇宣曰敵正壓境君母庸往子才不可遂至州視軍庾而還辟知溫江縣未上連丁內外艱時成都已破遂盡室

東下免喪李心傳方修中興四朝國史請子才自助擢
史館檢閱入對首言大臣不公不和六事次陳備邊三
策理宗顧問甚悉諭宰相曰人才如此可峻擢之史嵩
之相力請外通判吉州日食詔求言上封事萬言極陳
時政得失且乞早定太子入爲國子監主簿遷太常博
士鄭清之再相子才兩上封事謂今日有徽欽時十證
又請爲濟王立後以回天怒上因別言事改子才官淮
東制置使賈似道以海州之捷子才草獎諭詔第述軍
容之盛不言其功且語多戒敕似道不樂又言首蜀尾

吳幾二萬里今兩淮惟賈似道荆蜀惟李曾伯二人而已可爲寒心宜於合肥別立淮西制置司江淮別立荆湖制置司於光黃巴閩要害之地或築城增戍以守之似道聞之怒曰是欲削吾地也權兵部侍郎屢辭帝不允吳子聰之姑知古爲女冠得幸子聰因之以進得知閣門事子才知之曰子聰依憑城社勢燄薰灼以官爵爲市公論素所切齒不可用於是子聰改知澧州子才力辭去帝遣姚希得畱之不可以積英殿修撰知太平州至郡首教民孝弟爲諸生講說經義修采石戰艦百

餘艘造兵仗以千計蠲黃池酒息六十餘萬貫秋苗畸零萬五十餘石夏稅畸零綢帛五千餘匹入權工部侍郎爲丁大全等誣劾降官大全敗帝欲召子才會似道入相素憚子才又憾草詔事僅進寶章閣待制知溫州又指爲吳潛黨將中以禍帝意不可奪以禮部侍郎召辭帝賜御筆曰朕久思見卿故有是命卿其勿疑爲我強起入見帝大悅慰諭久之時似道自謂四方無虞皆其力故肆意逸樂子才每以不測之禍爲帝言帝曰非卿不聞此語宣坐賜茶問外事甚悉子才以田里疾苦

對帝顰蹙久之權禮部尙書再召對輒語至夜分度宗
卽位授翰林學士力辭請去以端明殿學士致仕卒家
無餘貲賣金帶乃克葬有存齋集內制外制四朝史藁
奏議經筵講義口義故事四尙易編春秋輪輻子巘大
理少卿二子之外門人最著者程掌史守道蔣公順
程掌字叔運眉之丹稜人紹定二年進士授揚州觀察
推官再調巴州教授嘗徒步杖策訪魏鶴山于山中曰
嘗見洪公咨夔于於潛謁高公德秀于蒲城聿求當今
名教宗主觀善而歸今見先生志願畢矣先生嗜關洛

之書尤精通鑑平生爲人負氣不肖少屈鶴山嘗曰以
子剛大之氣而加之直養無害之功則行行之由亦可
爲聖門之高弟矣其後先生自贊曰粗厲猛起頗欠時
中強矯磨礪晚果有功

史守道字孟傳丹稜人讀書一覽不忘發之爲文援據
詳明辭辯雄放當時學者託周程諸儒先語以自標榜
先生爲詩曰但使躬行爲孔孟何憂吾道不周程每誦
先儒語曰士不可多受恩亦不可多受知故所依惟鶴
山而已後溪劉文節公雁湖李文懿公皆恨相見之晚

考試有欲爲之地者謝不可嘉定十三年將入對忽以疾卒詔附劉渭榜賜同進士出身追授迪功郎所著有傳齋集十卷傳齋有用之學二十卷書略十卷詩略十卷周禮略十卷春秋統會十二卷國朝名賢年譜十卷蔣公順字成父清湘人研精義理之學從鶴山遊者七年築室湘源命之曰一齋易說甚精鶴山亦云成父從予渠陽山中所得甚多在別之傑幕以解安豐之圍補官監施州靜江稅再爲沅州黔陽尉辟桃源令未赴而卒

卒

李中父先生

先生名坤臣字中父臨邛人也大父母及其父普州教授相繼卒歎曰吾無意於斯世矣日夜哭泣遂喪明授徒自給出則門生入則弟子從旁代讀有問焉必答嘗因痔痛夤心爲詩曰吾道由來貫古今纖毫不假外推尋只因疾病呻吟切識得平生第一心尤邃於易以周程之書參諸邵子每謂太極大衍相爲表裏彖繫多述先天心法而人罕知之於三禮最該暢鶴山魏文靖家居讀禮邀之共相討論蓋嘗欲爲禮易二傳而未及也

疾甚歎曰君子曰終小人曰死吾今日其庶幾乎鶴山
嘗稱之曰中父遭家多難以有左卜之厄然因此動心
忍性觸慮增知觀身於艮觀心於復悠然獨得於義理
之奧蜀中賢士大夫自後溪劉文節公張東父子震張
義立方虞仲易剛簡以至鶴山兄弟皆重之其門人曰
魏文翁高斯得郭黃中

譙說齋先生

先生名仲午字仲甫臨邛人以進士爲隆州教授鶴山
魏文靖公居相鄰學相友鶴山早貴其帥潼川也以射
洪尉授之將倚爲助辭不就書問往復有規警而無請
寄及官隆州鶴山以書責隆守曰有賢寮而不舉何也
守謝曰非敢遺之先生不欲也五十七歲卽致仕嘗論
士習之敝不本之踐履不求之經史徒勦取伊洛閒方
言以用之科舉之文問之則曰先儒語錄也語錄一時
門弟子所傳鈔非文也徒欲以乘有司之闈而給取之

其歸也監司太守皆言於朝請加旌異以激頰競詔晉
一階時鶴山亦還靖以詩貽之喜其以罪行也所著有
孟子旨義漢書補註三國名臣諸論說齋集

王撝曰其知遇於太守不殆於五十士人之多
者又嘗謂山以舊貴過守曰有賢者而不學何也
故學之無能者固不以舊貴過守矣昔張良雖而無能
於成大業而後與韓信蕭何俱成大功蓋良之成於此
者固非徒以舊學耳其所以能成於此者以相
水土合於平生中古謂山人以無才無學而好文者

王淡齋先生

先生名萬字萬里蒲江人也於鶴山魏文靖公爲寮壻篤學通經術尤善戴氏禮鶴山每稱之曰眞吾徒也嘉定三年省試第一厯仕太常博士史彌遠當國應詔言三事其一曰厚風俗必本於明人倫二曰尊朝廷在於聚賢才三曰崇學校在於養士氣其言精實剴切足以端政本而救危亡又上疏曰乃者中外之臣指陳得失願忠於陛下而在廷之臣已過憂其沽激逆慮其朋黨夫留班伏閣封章叩甌此在先朝常常見之今以降詔

求言久而後應尙曰沾激乎內外小大之臣千數言者無幾尙云朋黨乎今天下議論大概有二勸陛下崇孝道厚天倫篤意儒學以養聖明之資親近正人以杜邪佞之口此愛君憂國之論也其言必懇惻憤王威之撓奪傷國體之搶攘疾貪暴如仇讎惡佞諛如惡臭此憤世嫉邪之論也其言必激切云云理宗反覆顧問先生隨事條析理宗領之而宰相益怒於是朱端常疏劾魏鶴山有不食周粟語並及真希元與先生一時君子皆去國先生既忤柄臣又忤蜀之大吏人皆危之而先生

浩然歸里逍遙若將終身焉又二年起用然不得入朝
再分符知紹興府史彌遠歿始有赴闕奏事之命而先
生卒所著有心銘淡齋規約

新刊舊本小論
鄭德庚著

新刊舊本小論
鄭德庚著
此書與舊本不同，而實闡唐宋之論而未
以爲題，故其標目良為失考。予號用愚不勝人頭

高瞻叔先生

附兄子斯得

先生名定子字瞻叔蒲江人兄稼字南叔以忠烈著嘉定二年進士授郪縣主簿攝府事宇文公紹以忠孝兩全薦調中江縣丞父疾先生衣不解帶者六旬服除知夾江縣寬権酷平糴價決疑獄民德之元兵將自龍州趨綿安撫黃伯固奏先生兼參議官措置備禦部分諸軍扼青泥塘擒元將張鉞已而劍南大震先生語寮吏曰某守城郭封疆之臣有死而已潰軍流民不過欲得錢糧吾欲發州之藏爲朝廷捍蔽全蜀汝等逃吾斫汝

頭矣諸將曰敵將會此盍避之先生曰我文官不畏死汝等將軍也乃欲避敵乎今諸軍大集戮力出戰是汝曹報國之秋也眾皆悅敗將和彥威遣人謂先生欲以兵二萬來駐又欲給軍人錢米先生力折之彥威甚慚以防遏招收潰兵功進直寶章閣吏民追送莫不流涕鄰郡亦焚香夾道拜曰微公吾屬塗炭久矣時史彌遠專政久會入對極言當時弊政曰陛下優禮元勳俾得以弛繁機而養靜壽朝廷得以新百度而革因循不亦善乎人爲先生危先生曰乖逢得喪是有命焉吾得進

言乃報君之職分也累遷禮部尙書入對言國無仁賢
無禮義無政事有類叔世帝悚然修孝宗甯宗日曆書
成擢知制誥兼吏部尙書兼修國史實錄院修撰卒成
四朝志傳時禮部尙書杜範吏部侍郎李韶皆以抗直
稱或乞身求去或臥家不出先生言宜速返李韶以開
不諱之門勉起杜範以伸敢言之氣因乞歸田甚力退
居吳中日以著述自娛以資政殿學士致仕卒贈少保
所著有存著齋文集北門類藁薇垣類藁經說紹熙講
義奏議厯官表奏行世兒子斯得以學行顯

斯得字不妄稼子也少從李坤臣學 坤臣瞽斯得左右扶持之舉紹定三年進士授利路觀察推官端明二年九月稼死事於沔斯得日夜西嚮號泣潛行至沔奉父體歸見者感泣服除而哀傷不已無意仕進李心傳方修四朝史辟爲史館檢閱遷軍器監主簿冬雷應詔上封事乞擇才並相忤丞相史嵩之添差通判紹興府召爲祕書郎時嵩之已致仕而其黨陰爲之地范鍾當國過失日章斯得皆及之言尤切直於是羣憤悚懼合力排擯斯得遂求補外出知嚴州以賑濟遷浙東提點刑

獄劾罷處州守趙善漸等七人皆倚勢厲民者加直祕閣改禮部郎中上疏極論時事改權左司時上封事言得失者眾或惡其譙諛遂謂空言徒亂人意斯得因言空言之譏好名之說欲一網君子而盡去之其言易入其禍難言遷福建路轉運副使朝廷行自實田斯得言秦始皇三十一年令民自實田主上臨御適三十一年書之史册正與秦同丞相謝方叔卽罷之彗星見應詔上封事語斥宰相賈似道匿不以聞度宗卽位擢起居舍人兼侍講進讀之時每於天命去畱之際人心得失

之因前代治亂之故祖宗基業之難必反覆陳說權工
部侍郎同國史實錄院修撰進高宗繫年要錄綱目元
軍下襄陽斯得疏論言事最爲切要帝嘉納遷工部侍
郎求補外以顯文閣待制知建甯府疏陳當時之事無
所遺擢翰林學士參知政事臺諫徐直方等論似道誤
國之罪丞相留夢炎陰庇似道斯得力爭夢炎乘閒直
罷去平章事王爚御史俞浙並罷斯得於是宋亡矣所
著有詩膚說儀禮合鈔增損刊正杜佑通典徽宗長編
高宗孝宗繫年要錄恥堂文集行世

吳季永先生

先生名昌裔字季永中江人又孤與兄泳痛自植立不
逐時好得程頤張載朱熹諸書輒研繹不倦吳泳中嘉
定三年進士後知泉州以直言罷嘉定七年先生舉進
士聞漢陽守黃幹得朱子之學往從之調閩中尉兼轉
運使曹彥約聞其賢俾司糴場時歲饑議糴上流先生
請發本倉所儲數而徐糴以償從之調眉州教授改知
華陽縣尋權漢州端平元年改吳益王府敎授轉對首
陳六事凡君臣之綱兄弟之倫舉世以爲大戒而不敢

言者皆痛陳之拜監察御史彈劾無所避冬游雷春大
雨雪先生居齋宮秉燭草疏凡上躬缺失宮庭嬖私廟
堂除授皆爲言又言將帥方命女寵私謁舊黨之用邊
疆之禍皆此陰類又念蜀事阽危條四事以進又厯言
三邊之事遷大理少卿朝臣有讒之者以權工部侍郎
出參贊四川宣撫司軍事中道病甚帝聞之授祕閣修
撰改嘉興府先生曰吾以疾不能歸上負聖恩下負此
心若舍遠就近舍危就安人其謂我何辭至四五而言
者以避事論改贛州移知婺州婺旱民日夜望之比至

遣邑令周行阡陌蠲粟八萬一千石錢二十五萬緡有
奇加集英殿修撰卒贈寶章閣待制先生剛正莊重遇
事敢言典章多所嫻習萃周漢已來蜀道得失興師取
財之所名蜀鑑又輯政和紹興諸臣奏議名儲鑑有奏
議四書講義鄉約口義諸老記聞容臺議禮文集行於
世後謚忠肅

其後劉備之子曰劉禪也。劉禪者，字公嗣，小名阿斗。先主之子也。生於成都。時先主在荊州，劉禪生於新野。先主知其有異，常謂諸將曰：「吾生二子，惟此子最成器。」及長，身長八尺，姿質柔弱，人多笑之。先主曰：「勿以貌取人。」及先主崩，劉備臨崩，謂諸將曰：「吾子無以繼我。」諸將皆曰：「誰可？」先主曰：「汝等勿憂。吾子仁孝，必能安國。」及先主崩，劉備臨崩，謂諸將曰：「吾子無以繼我。」諸將皆曰：「誰可？」先主曰：「汝等勿憂。吾子仁孝，必能安國。」

楊時發先生

先生名文仲字時發彭山人先生冠以春秋貢其母喜曰汝家至汝三世以是經收效矣淳祐七年先生以胄試第入太學旋升內舍時言路頗壅因季冬雷震首帥同舍叩闔極言時事有曰天不怒人激之使怒人無言雷激之使言一時爭傳誦之升上舍爲西廊學錄丞相謝方叔嘗問先生曰今日何事最急對曰國本未建莫大於此上意未決當以死請可也寶祐元年登進士第丁母憂釋服屬從叔父棟守婺州罷歸寓餘杭先生

往問伊洛之學調復州學教授轉運使印應飛辟入幕
明某婦冤獄應飛悉從先生議且薦之荆湖宣撫使趙
癸姚希得江萬里合薦先生學爲有用辟四川宣撫司
隨遷大學正升博士時棟爲祭酒講學益詣精邃遷國
子博士乞外添差通判台州故事守貳尚華侈正月望
取燈民間吏以白先生曰爲吾然一燈足矣添差通判
揚州牙契舊額歲爲錢四萬緡累增至十六萬先生曰
希賞以擾民吾不爲也制置使李廷芝檄主管機宜文
字時有沙田使者欲舉行之先生力爭以爲事不可妄

興蓋與民之惠有限爲擾之患無窮江北風寒之地民力竭矣爲利幾何安忍重擾吾民乎事遂不行召爲宗學博士予階監察御史近輔兵變水患輪對言切直帝從之且詔卿監以上薦人才先生薦陳存等十有八人名士二人金華王柏天台車若水也兼國子司業侍立修注官出知衡州運餉有法而民不擾以所當得米八千石立思濟倉召爲祕書監尋兼崇政殿說書以疾乞致仕不許尋權工部侍郎兼給事中元兵渡河畿甸震動朝士皆棄去侍從班惟先生一人詔旌二階疾益甚

乞祠以集英殿修撰知漳州二上章乞致仕改知泉州
因將家踰嶺南待次卒撰有見山文集

蜀學編卷之一終